讀韓記疑

讀韓記疑卷八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玨 尚繩校刊

碑誌

曹成王碑 碑分十六節首敘世系次敘紹爵時事次敘學行爲下六節總綱次敘溫州衡州湖南江西治民用兵之事凡四節次復申敘討希烈時事勢以大其功末用又總敘一生因前分敘處於治民事稍畧故特詳之卒章敘樹碑作文之故○人知第三節重提忠孝作綱不知忠孝亦屬恒言譬如畫手寫眞貴在獨開生面不徒以冠服裝飾爲工王雖宗藩實以孤童崛起故公敘其紹爵之初便已卓偉不凡如是至其歷官政蹟不出治民用兵二端故于爲守敘其治民爲帥敘其用兵治民用兵事可爲世法則非偶幸成功者比故將用敘其歷外任先寫其刻已勵學知人情通世務以見朝廷所以更用之者實由選進非徒以艱難扈從之功至

其忠孝大節則隨事見之未嘗有一語虛作鋪張如此大切實指陳方寫得曹王面目如生

○成王嗣封敘本嗣上無復出成王字年十七八孫曰天寶十一載嗣封時皐年二十

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孫曰開元二十一年父戢卒按皐卒貞元八年新史云年六十則開元二十一年乃其生年孫謂皐年二十嗣封其說甚合至十年喪父乃又以開元二十一年當之審爾則天寶十一載皐年已二十有九何得云二十孫說前後乖剌戢卒之歲尚應別考

溫州長史新史云皐祿不足養請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

江東按安史之亂不及江南考史上元元年十一月江淮都統劉展反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平之此云江東新刳於兵或因展亂延及

旱飢據字飢當作饑

民交走

死按小爾雅云交俱也朱子郎今之訓未詳所出

袁賊袁賊謂台州人袁晁新史皐傳脫此一節孫曰寶應元年袁晁反攻陷台州因盡陷浙東諸州縣有衆數萬借號改元詔李光弼討之四月晁自斃

仍徙

秘書先是皐由秘書貶

兼州別駕樊曰傳作處州此云兼州必兼字誤朱子謂以舊官兼本

州別駕以寵之耳舊傳亦承集誤以不足為據

遷眞於衡

皐自溫州召還太得見卽上書言治道詔授衡州刺史據新史直云自溫州還不言處州益知上文處字乃係誤文

治出張施

按張施字與治出不翱疑張係章字之訛章施謂章係施下也

觀察使

補註時辛京杲為湖南觀察

國良

按二名單出一字此自韓公創例古無此體如諸家文集中宗元安石皆雙出敘他人名亦爾近人自呼已名二名者率皆單出此俚俗不典之辭不可為法明代如歸有光唐順之二家文集便無此稱朱子謂初見全書後乃單出亦苐就韓集論之如此不得逕據為紀事文通例

武岡

新史京杲貪虐使國良戍武岡賴其富以死罪劾之國良恐據縣反

師湖南

時建中元年四月

投良以書

書謂我與將軍俱為京杲所構我已蒙聖朝昭雪何心復加刃將軍將軍遇我可逺降否卽後悔無及良之羞畏乞降蓋由書中京杲所構一語推誠開納有以深服其心耳

外舍

按此外舍謂湖南帥府之外舍此時皐初承命猶未至江西

裒兵

此下方及江西時事

赴

大選洪州

新舊史及方本皆如此考異本洪作江謂洪卽江西

帥治所若只大選洪州乃是未曾出門一步無足書者史承集誤不足據○愚按上下文義此時方屬選兵署職原不應遽離治所若作江州則似洪州起兵時士多羸弱諸將尚無分職乎考異之意殆疑皋先授節江西討希烈之命又在其後故謂作洪州則是未嘗出門一步不知帥江西討希烈乃一時之命皋初聞命猶在湖南至洪州乃始選兵署職故州上一字必宜從方本及新舊史作洪又舊史伊慎傳皋始至鍾陵大集將吏鍾陵卽洪州慎傳如此恐不得謂亦承韓集之誤

搏力勾卒　姚令威集註云商子農戰篇治國者患民之散不可搏也是以聖人作一以搏之又曰搏民力以待外事則搏力也知其爲秦法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越子爲左右句卒則句卒知其爲越法也○按史稱皋治戰艦以士二千五百委伊慎等教之自將五百人教以秦兵團力法聯其賞罰施張如一乃約以五百人擊慎卒二千五百莫能當其鋒卽盡以教之

曹誅五昇　馬太年曰敗則誅及其曹獲則分昇其伍○按卽史所謂聯其賞罰

噉鋒　一祝曰噉謂舉盡臠

按孟子蠅蚋姑嘬之註攢共食之也此承上文艦步二萬人爲句當從攢共之訓不當作一舉盡臠又新史賊

柵廣濟之蔡山皐引兵艦循厓泝江上聲言欲取蘄州賊以羸師保柵悉軍行江北與皐直西去蔡山三百里皐遣步士悉登舟順流下攻蔡山拔之乃取蘄州降其將李良

剋蘄之黃梅大鞣長平

鏺廣濟掀蘄春撇蘄水

按黃梅廣濟蘄春蘄水皆蘄州縣名考新史地理志長平乃黃梅縣小地名微本引舊史云皐授伊愼兵收黃梅次長平殺敗將斬級千餘或並指爲蘄之屬縣者謬鞣舊訓熟皮其字從革於義無取或疑是踩字之誤字當從足未知是否何曰審配獻袁譚書放兵鈔鏺按此鏺字當從何氏所引鈔鏺爲解祝引說文兩刃木柄之說非是掀舊訓舉出此左傳掀公出淖之解與此義別字書云撅與根同音痕史引繩批根註謂排擯根括之唐書裴度爲姦憸根抑又度自表求覲李逢吉恣力根却之此掀字當讀如根括根抑根邦之根蓋取排擯之義撇擊也祝曰選撇波而濟水

撥黃岡

祝曰黃州縣名

筴漢陽跐汶川

祝曰漢陽汶川二縣皆屬沔州○按新史地理志屬鄂州註云武德四年以沔陽郡之漢陽汶川二縣置沔州建中二年州廢四年復置實歷二年州又廢二縣屬鄂州愚謂新史據其後而

書之故屬鄂州公紀建中時事註家本其始而名之故屬沔州筴音頰字書夾舉也跳音此又音紫履也蹋也列子若躡步跳蹈左思吳都賦將抗足而跳之

大膊

膊音朴歐擊聲古詩云膈膈膊膊雞初鳴公門雞詩亦云膈膊戰聲喧此當解作戰聲舊引左傳周禮註音博訓磔者非是

披安三縣拔其州

斬僞刺史

史稱皐遣伊慎王鍔攻安州希烈遣甥劉戒虛援之皐命李伯潛迎擊於應山俘之遂下安州斬僞刺史王嘉祥披解剝也考異引左氏又披其邑又云此碑用字奇古有不可彊通者愚謂披字之用左氏及前文膊字本古詩膈膊鏺字用審配語嗁字用孟子語皆無可疑用此推之餘亦必皆有本但恨未能詳考耳讀者各以所見之書爲訓不必效蘇氏歷數至九不如舉一之不可測或致知而不言也

標光之北山

祝曰標木杪也光州有光山縣無北山恐誤○按祝訓木杪者音卑遙反其字從木其音匹遙反者其字從手義訓擊二字音義各殊字形亦異此當從手作標祝訓木杪非是又北山疑是光州地名與前長平爲蘄州黃梅縣地名同非縣名也

碚隨光化

祝曰碚大食也隨光化二縣名並屬隨州○按準前

攷安三縣爲例則隨光化者蓋指隨州之光化若隨係縣名則下文其州字爲無著況隨縣卽係州治下云楷其州則隨縣已在攷圍之內不宜一縣而兩敘之

楷其州

諸本楷作括祝曰後漢括羽羣註棨字書從手卽古文欖字謂欖擾也魏本註云一作楷械也○按依字當从木作桱楷之楷謂四面攻圍使合搣俱不得勁搖故曰楷但云攏擾於義淺矣

十抽一推

推字宋次道讀穉呂縉叔讀爲椎譬之椎陳后山以吕說爲是朱子又謂唐志但云十六爲中而無推字會要亦然卒未能定王厚齋曰始皇紀王窮什推二人從軍索隱曰什中推擇二人公語本此不頃歧字○愚按如王說則當云什推一人今於十下先若一抽字則其義又有蕪通竊謂此四字直當定爲衍文删去新史皐及伊愼傳皆無之

屬鄉

方本如此考異云屬鄉屬窆州去安州向遠當作屬○愚按前文按其州則指安州桔其州自指隨州此云州東北謂隨州東北非指安州前漢地理志南陽郡隨故國屬鄉故屬國據此則屬鄉正在隨州當從方本作屬若作屬則語意太空不合紀事文體又考通鑑及新史皐及伊愼傳皆云屬鄉作屬鄉尤合本事又愼傳云論降李惠登卽薦惠登爲刺

史亦與下開單受降句合又五百家本載韓醇詁陳景雲引權德輿伊慎碑皆云走賊將康叔夜於厲鄉屬鄉當作厲鄉益無可疑今定從方本

五州十九縣

樊曰舊史云凡下州四縣十七按地理志蘄田縣安六縣黃三縣隨四縣凡十七縣舊史止書取蘄安黃隨故云四州十七縣公又書沔州漢陽汶州二縣故云五州十九縣○愚按後文寶取蘄沔安黃則漢陽汶川一節自不宜刪舊史蓋脫漏耳又新史云取州五縣二十蓋并黃梅之長平亦誤指爲縣故云二十

無一跡

史稱師所過不敢伐柔棗踐禾稼

荊襄

孫曰阜以貞元元年四月爲荊南節度使三年閏五月爲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

眞食□

按食下當有戶字

死咋

按咋齧也祇訓聲大於義無取

終政於襄

此節補敘治民之政前敘用兵用實筆分寫此用虛筆總寫若再逐節鋪塡不成章法矣

使令

按使令二字爲句謂凡有使令百姓無不競承意旨而牽從之故姦宄自無所宿方氏疑何其一則所謂使家聽戶視者果聽視何事耶

力能

考異云能字合在盡字上按盡其力能謂盡其力之所能依原本則語勢陡健而上[illegible]能[illegible]力

則語乃無氣又史記李斯傳盡其能力魏徵北齊諸衛
總論文武名臣盡其力用句法皆與此同不必改易
贈右僕射補註皐卒貞元八年四月鄂岳蘄沔先是鄂沔分二州敬宗寶歷以後始省沔
入鄂道古觀察鄂岳時爲元和十一年故猶二州並列二十五年自貞元八年至元和十一年道
古恭命代蔡首尾二十五年昆弟補註皐三子象古道古復古○按新史遺復古十三新史列傳
太宗十四子然所載實止十三四字蓋誤弟季明母楊氏本巢刺王妃就事明於貞觀二十一年
始封諸子寬囂簡早亡承乾廢死祐反誅泰愔皆早遷降畏塞方云永隆中明坐太子賢事降王零陵徙
黔州郡督謝祐逼殺之考異云畏如畏厭溺之畏塞如其行綦之塞言見殺於閑塞之中封絕於遷謫之時愚
謂畏訓怯懼記與厭溺並舉蓋指戰陣無勇一流其死實由自取故不弔若魯童汪錡之能衛社稷楚辭國殤
之死爲鬼雄不宜槩目爲畏畏明爲謝祐逼殺豈得云因畏而死沈云塞讀如去聲畏塞如畏途畏壘之類即指
黔中謂明徙黔中國封乃絕也此說似爲穩當讀者詳之零王黎公按史明三子俊傑備俊嗣封零

陵王傑黎國公皆爲武后所殺

子父易封史公自序云南子惡蒯聵子父易名此公句法所本舊註中宗神龍初以傑子亂爲嗣曹王後明少子備南還詔停亂而封備備薨復封亂所謂子父易封也亂薨子戢嗣自備至戢所謂三王守名也

百載自貞觀二十一年明始王曹至天寶十一載皐嗣爵凡百有六載

覷其姦猖按蘇枯弱彊治民之事覷其姦猖用兵之事

處王之所所謂四州適在吾封是也

蹶蹶陛陛按陛陛恐當作姽姽以聲近而訛蹶蹶者狀其進取之勇下文所謂實取姽姽者言諸事率由舊章下文所謂實似是也

息國夫人墓誌○諱欒孫日貞元九年十二月靈州節度杜希全卒十年正月以軍司馬李欒爲留後十一年五月爲節度使

息國樊日十五年正月詔平盧節度使李師古及欒等妾媵並封國夫人何封息國○按唐制國公之母妻封國夫人自母妻以下妾媵亦有封號然雖親王之媵封號止視從六品二品視正七品國公及三品視從七品四品五品遞降一等至從八品止今云妾媵並封國夫人蓋非

常例又何係正妻樊兼妾媵言之特備紀一時異數耳專家政此句提綱不敘息國與他婦人同處僮使使去聲御僮使為一事治居第生產又為一事前漢王莽傳莽妻衣不曳地布蔽膝見之者以為僮使此公僮使二字所本然今本漢書亦皆于僮字絕句蓋讀誤也又後篇誌馬暢妻墓亦有婢使之語知使字定當連上為句七年[illegible]月甲子按七年歲在壬辰此甲子下蓋為日南至之甲子孫日年下脫十一月三字是歲十一月九日甲子冬至其鄰婦行不外閫公敘息國事獨視他誌為詳為其鄰故知之卷也是專此誌專重專家政疇勳疇當作醻从酉不从田以上四句鋪張門第蓋指李公守邊時言之封郎封疆之封服郎五服諸侯之服自姽姽夫人以下乃言息國能承後事或本上句錫作息蓋誤以敍封二語郎指息國言之失其指矣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懷奇入首郎非他人可通用舉選蔽本無舉字非是戾契方云契字本作奞方言作誤賈誼傳誤訴亡節視日戾契與奞奞字同廣韻多節目也○

按戾契音捩挈二字並讀入聲蓋與上句道路為對致字則對上文指取二字道路猶捷徑也功業則可由捷徑取之名節則可用戾契致之義本相對語復故作參差此正公怪奇自喜之處朱子拘於時下對偶欲以句首有字屬上句竊謂如此則上句道路字反無著落求對而反不對矣

生語 生語謂語并羨歎不足媚耳目者

李將軍 樊曰時李侄簡為金吾衛大將軍

奇男子 以此自稱故奇

還師鳳翔 樊曰六年五月事

不顧 此事又奇

明年九月 樊曰按上文推之當是元和九年○侯洪譜亦以是誌為九年作蓋公為比部郎中在八年三月故知明年為九年也

侯氏 敘適娶婦乃至寵其婦翁總因懷奇故及之

高女 朱子曰高事見李翱文集樊云高字予覽隱於盧山達奚撫為楚州起攝盱眙令李遜為衛州請治信安縣元和五年八月遜觀察浙東又以高宰於剡三縣皆有政後得心疾留其子徇兒於浙東從事李翱家自歸盧山至江西卒○按宰於剡句疑有脫誤

為婳謝諾許 按婳謝二字當乙上句已有若字不宜別出婳字下句諾許上又合當有婳字諸本皆誤蓋因傳寫顛錯致然

拄車

祝曰拄撐也後漢技拄邪傾○據此拄字从手不从木刊本从木作柱並非

不肱 洗發誌中如有不樂二語肱開也字旁从月俗作衣袂袂之袪非是

扶風郡夫人墓誌○冢婦 按司徒燧也贈尚書暢也燧二子曰彙曰暢暢於次爲仲

公誌其妻墓謂司徒冢婦蓋暢嫡而彙庶也後卷馬彙行狀載司徒元配許國甍少府始孩不言彙明非元出也繼配陳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如已生始並言之明彙爲庶長子也陳景雲謂彙暢同母無嫡庶蓋於彙狀亦未考耳詳

長子繼祖 子下或有敖字繼祖下或有承考二字方云新舊傳暢只一子世系表亦然豈

繼祖先名敖耶或敖字當刪朱子以彙子名敖別之又疑祖作敖爲是而繼祖下當有承考二字少監誌云考諱則繼祖或是反用此文誤本補足○愚按方謂暢只一子又則此文長字已贅前文文母有多子後文所謂諸孤者又誰哉方據表傳竊恐表傳尙多脫漏也又按少監誌樊引國史補云繼祖初生德宗賜名退而笑曰是有二義謂之索繫紐據此則少監誌並非有誤且賜名在始生之初亦非先名敖敖字畢竟當刪又云暢生二子長曰

敎次繼祖則恐反據此文誤本賸說以母父母父俗本
誌中多子諸孤推之暢子不止有二誤作父母
有室有邱而有室考異作其室愚按李素墓銘云高其上
而坎其中坎其中者室也高其上者邱也其
室當從或本作有室下云合葬壹藏是收收俗本
有銘蓋疊用三有字作章法誤作攸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十一世祖集註冲字思順涼
武昭王暠曾孫據
元和姓纂虛中乃冲八代孫○按此五行書此虛中獨
則虛中十一世祖乃武昭王暠耳長之使故
特舉與之校與與之他本俱作以公君爲運佐誌文前後
之與其今从建本稱君此公
字亦當遷殿中據百官志監察遷殿昆弟六人前云父
作君侍蓋由正八陞從七樺生六
子則此昆弟六人句爲複當直教養者□□按養者下
云君兄先歿者四人止存七字語意未了
據決當增備至二字冀果不死即此見非深於五行書
今空其處以俟知者者生死代更五行常理
天豈有長夏而不冬者且君又何不自協律□朱子曰
推生命果能長壽不夭乃作此妄冀耶疑律下

有郎字

董府君墓誌○無情見其沉厚無遺漏見其精敏司錄唐制司錄參軍正七品上諸曹參軍事正七品下階分上下其品則同然諸曹各有分職司錄則總與一府之政徙封州死湘中年若干方本如此晁本封州下有元和六年五月十二日九字年若干作年四十九按溪坐盜軍賞流封州至長沙賜死誌文諱其事故不書卒日晁本蓋未喻筆削之旨又據下文歸葬書年則此處書年則後文祇當作又明年赦不應重出元和字以此知晁本自以意增非公親筆赦令七年七月立王宥爲太子遂不我者天銘辭累提轆毀不我誰使等語則溪之獲罪殆亦出于不幸非自盜者也何日他日送溪堦陸暢詩有力薄蚋與蚊句蓋深根不能直溪冤也

貞曜先生墓誌○東都按孟氏喪在東都公時以比部郎中居京師哭弔韓氏記言伯高死於衛孔子哭諸賜氏諸來哭弔韓氏蓋因韓識孟於禮當然或於弔字絕句者非閏月

是歲閏八月樊宗師祇日時宗師自太子舍人持母喪在東都生先生補註郊生天寶十年

〕按郊為湖州武康人誌但書其喪所不敘里居蓋喪所有鄭樊經營身後之事見郊交道之不污里居無闕

要切故不書後載行次閿鄉但書卒地不書卒日其義亦然近文於無關要切者必備述無遺是不知有作文

之體者也擿而與之擿而與之二語不可解又上句後時開先生亦不可解疑此節有誤字從

進士試按郊登貞元十二年進士以卒年推之時年四十六故日年幾五十樊云年五十四則已踰五

十矣其說非是閒四年謂登第後中隔十三至十六四年不入京其選尉溧陽實在貞元十七年解者

多以郊尉溧陽為十六年蓋為閒四年一語所誤閒與後不同不日後四年特變其文曰閒非無謂也運

從事孫日時李鄭分司洛中與郊善薦之餘慶以為判官母卒五年郊母以四年正月卒見李

鄭來南錄至九年三月餘慶尹興元適五年矣與歸謂歸東都蓋舊為河南從事寓家於此[而]供

祀按而字衍觀察浙東按簡為浙東觀察在郊葬前一月恤其家特載此語所以固簡

之志不訾不訾謂不可訾量猶言其出不窮也即指昌詩言之舊註以貧出仕之說非是昌詩困無所施爲而得昌其詩此歐公所謂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獨孤府君墓誌○君生之年按郁卒元和十年乙未得年四十推其生當在大歷十一年丙辰憲公卒大歷十二年丁巳時郁生二歲蓋未晬即謂之始生不得定指所生之年也惟後文郁年二十四登第當係貞元十五年己卯祇謂十四年登第尚與元年齒未符動聽孫曰時吐突承璀爲河中等道行營兵馬招討處置等使郁極言其權重上不得已削四道兵馬使改處置爲宣慰太上將有所相陳曰此指裴均均帥江陵公嘗參其軍事以故吏爲府主諱耳新史均傳誤以爲德宗時事當據公誌之正天官樊曰傳云子庠字賢府此云天官豈小字耶陳曰天官名晦見權德輿所爲秘監妻誌傳表名庠蓋後來所改又皋之承孫承字疑衍四月己酉四月己酉指長安啟殯之期下文五月壬申乃其葬日

虞部張府君墓誌○韓君記徵本脫記字名月日月日他本作日月今从本建奉先奉方作孝陳曰唐人重家諱孝欙不應犯祖名或本作奉爲是三年而後歸言其孝稱疾不言言其謹按皇甫氏子言其嶷嶷有立吾故皇甫氏

按公祭孝權文文苑以爲元和十年孝權喪歸長安在卒後一年則其卒當在九年孝權以四年爲使府御史六年拜眞御史七年分司東臺則按皇甫氏子乃在前卒之二年考史表皇甫鎛以元和十三年九月相孝權分司東臺時宰相爲權德輿李吉甫李絳非皇甫鎛此宰相自稱皇甫豈公追記其事不欲斥指其人故特預作此稱耶

劉統軍墓誌註見卷二十七碑文茲不重出○父訟訟或作誦考異云名訟無理疑避諱而改愚謂取論語內訟爲名亦未爲無理又陳曰後漢有司徒尹訟見段頻傳是古人已有名訟者未必皆避諱而改楊[illegible]琳按此指大歷中楊子琳新史以元和初楊惠琳當之洪氏已譏其謬吾謂朱子論二

名單出之例謂初見必須全書此係初見琳上嘗嗇子字碑銘四字成句鄙意倘欲去楊留子也 擻李

納 韓曰淄青李正已子納自稱留後事在建中二年七月 恒魏 孫曰恒謂成德李惟岳魏謂魏博田

悅擒誅叛將 樊曰兵馬使安國寧謀應賊昌裔以計斬之賊開遁去 不見舍 舍去聲謂留之館舍望怨也責也 天子人 人讀作民下文流殺居人同 明年某月 按墓碑其月爲九月 河南某縣 碑云東葬金谷金谷在洛陽

衛府君墓誌○君諱某字某 或作諱之孑字造微方云按元和姓纂晏三子長之

孑次中立次中行汪彥章云王仲信本謂此衛中立墓誌中立字退之非之孑也方又云中立餌奇藥求不死而卒死故白樂天謂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孔毅夫陳無已之徒皆謂公晚年惑金石藥非也觀白氏所紀退之之微之杜子崔君四人皆非有聞於時者適以中立之字偶同之耳陳日方說最辨而核詳見慶元魏本所刊韓文類譜中廖瑩中集諸家之說採魏本爲多方氏此條獨削且於李千誌後復引孔陳云云蓋反以爲篤論

矣○愚按李翺行狀載公屬纊之語皇甫湜神道碑載公遺命張籍祭公詩敘公臨終贈言公於生死之際皎然不亂如此必無有誤信服食致死之理或者養疾城南藥餌中偶兼此味亦屬醫師恒伎不足爲公病而樂天輕易立言遂滋後人口實愚舊時所見如此今得方氏此條遂使舊疑盡釋葢退之不指韓公猶微之不指元相今讀者不疑微之爲元相獨指中立爲韓公何其謬歟竊謂方氏此條最有功於韓集而考異失載幸慶元魏本猶存得陳氏表而出之厥功非細

弟中行 獨稱中行爲弟益知此爲中立誌非之矛誌也

容帥 孫日帥謂房啟 坐事免 啟自容遷桂在元和八年四月其貶太僕少卿即在是年七月

馬大夫 樊日是年十二月以馬總爲嶺南節度使愚謂總遣使來招當在九年

河南令張君墓誌○邕管 貞元二十一年路恕爲邕管經略使舊註邕作容今改正

司錄 司錄總一府之政署性方嚴又爲司錄故諸曹皆憚之

俄遷 元和二年京兆尹李鄘改尹鳳翔四年遷河東節度使舊註河作江今亦改正

爭議蕀蕀 諸本無議蕀二字朱子從晁本校增

少

監將作少監掌土木工匠之政右庶子按公官庶子在元和十一年洪譜因祭文有彰義軍行軍司馬之銜謂此誌十二年作然使少監請銘於軍旅倥偬之會刞事屬不倩蓋祭文從征時作銘則六月以前未兼御史中丞時作故署銜各異且其時未有葬期故但云某年月日祭文兼及銘君一事足知又在其後公於他友多祭在銘先獨於署則銘先祭後合墓誌祭文二作觀之可見俱爲縣令南方應前與同輩韓愈云云世厥聲署大父爲中丞舉彈無所避此句特應前文

隴州節度李公墓誌（）

自歸建中二年寶臣卒惟簡兄惟岳自稱留後惟簡李家僮百餘奉母鄭歸京師防守三年正月惟岳將康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使王武俊擊之閏月武俊引兵還襲執惟岳殺之傳首京師德宗拘惟簡於客省隨走四年十月涇原兵亂朱泚遍奉天惟簡斬關出奔赴行在帝厚遇之有功惟簡從渾瑊討賊頻戰屢捷從幸梁州興元元年二月李懷光反帝幸梁州焦中按焦中字未詳考藩鎮傳維簡從幸山南夜失道馳至盩厔西聞中人語得見帝據此則

焦字乃屬衍文識中人聲即史所謂聞中人語耳

長上 唐制武散階自四品以下有中郎將郎將司階中候司戈長上諸稱正九品曰懷化執戟長上從九品曰歸德執戟長上朱子以爲衛卒之號其說是而未諦或作長史尤非

奪興平人地 人讀作民下文興平人治人人吏並同

尚書釗 謂郭釗

三殿 唐麟德殿有三面故曰三殿

四十餘年 李以建中四年從幸奉天還京至元和六年出鎮其居宿衛止二十九年四十字誤當改作二十

好善 史言元本無行長慶末以私侍襄陽主行減死流嶺南此時元本未敗無緣逆定其無行祇可同諸兄概稱好善史又云弟鉢好學多識有儒者風操此則元本尚有一弟公誌不載豈於葬後始生乎又疑此二事皆朱子京掎摭小說爲之事未必實

胡艮公墓神道碑 艮公胡珦謚號蜀本註陳鴻撰謚議牛僧儒撰墓誌○按古時廟垣外亦有神道特著墓字所以別於廟垣外之神道又古碑或立墓前或有遠至十數里外者唐蘇瓌碑在塋北十五里是也胡碑必離墓較遠故著此字使行者悚然不與山徑諸蹊等觀若近立墓前則此字又爲贅設矣朱子

以集中他題所無有特稱爲變例然其變有因余故爲推明其義如此

○廣文博士張籍

按籍長慶初自秘書郎改官博士是碑元和十四年作已稱博士何也蓋七館博士品各不同據新史在國子學者品居正五在廣文館者不書官品止列太學從六品之後四門館正七品之前籍爲秘書郎乃由廣文遷授則廣文當與四門同階故得遷從六品之秘書至由秘書遷博士乃係國博非可與廣文並論也

宗城屬貝州

嚴曰宗城今廢仍爲清河縣貝州今改恩州

父䥾宰臣

上文大父書諱父名不宜直斥父下當補一諱字

立節概

敘胡公刻已自勵處入首即與提明後文刻削不干人清若能檢飭務種樹爲業累年老能祇力堅悍不衰及銘辭我已爲之等語皆從此生出他人不得移用一句

無漏失

所謂發跡館單

鄭滑

耽鎮鄭滑貞元二年九月事

忤權貴

所謂遭讒府介

少府監

掌百工技巧之政總中尚左尚右尚織染掌治五署

內中尚

中尚署令掌供郊祀圭壁及天子器玩后妃服御少府監从三品中尚署令從七品下胡公蓋以長官兼知屬吏事

有歎

歎原作斬按前云爲坊州人吏

聚觀歎息遷舒州閭里歌舞之歎卽歎息歌舞之謂言至今猶然也作新無義今从建本

權公墓碑○元和六年按通鑑德輿爲相在五年九月時裴垍寢疾遂用德輿大

臣之言按卽銘詞所謂詆訶浮屠舊註謂力諫符堅代晉諫伐晉者多矣豈得概目爲大臣之言相

位起從相字說入故此處緊接在位年數直至薨卒通敘畢生他事另用追敘若此處按入公生三歲等句便散漫不成結構成拙於敘事之文矣

七歲樊日貞孝卒大歷二年德輿時九歲按大歷二年歲在丁未以德輿卒年戊戌得六十推之其生當在乾元二年巳亥當从樊註作九碑文七字誤不以員拘

舊註德輿三典貢舉十八年放二十三人十九年放二十人二十一年放二十九人按此可見德輿取士不以員拘

山南〔河南〕按德輿以十一年出鎭山南十三年還自山南道卒中閒不宜又有在河南一節或以東都留守當之然留守在八年罷相之初又前文爲東諸侯代陳利病之所敘已詳不宜復敘況下文以疾求還直按山南尤不宜問以河南二字今直定爲衍文删去

世次不存次原作無按無字未安恐是系

字傳寫致誤今从建本次

詆訶浮屠 韓曰符堅欲與道安同輦翼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道安毀形賤士不宜參穢乘輿按前文所謂有大臣之言即指此事

師之推之 或本如此方作行世祖之文世師之按前云所撰命辭天下稱其能又云公以能為文章擅聲于朝即所謂文世推之行可師法文為世所共推不特韻協語亦各有分寸方本祖字脫空無著謂權文世所共師亦為譽過其實韓公不肯下此率語也

出入屏毗 出入屏毗猶言出屏入毗詩大邦維屏又曰天子是毗屏蔽也毗輔

平淮西碑 何日題註命段文昌重撰觀段文乃當年刻之蔡州者非重撰也愚考劉夢得嘉話韓碑石本即吳少誠德政碑與狄梁公碑對立則韓碑何嘗不立蔡州何氏獨指段文刻蔡州則似韓碑別立長安兩碑並立各不相妨舊史詔斵其文與夢得所云中使至磨公之作者皆成誑語矣李商隱韓碑詩長繩百尺拽碑倒麄沙大石相磨治之句又何以云也何氏此言未免冒昧

○**孽牙** 孽字从子不从木左氏蘊

利出孽註孽妖害也此孽字當從妖害之義卽下文所謂慝也舊註訓萌乃卽牙字之義且不著孽字則謂萌牙其間者果何物也又其字上从屮少从艸亦非

不薅 陳曰薅當从詩釋文讀呼毛反

又明年

平蜀 按靳楊惠琳在元和元年三月擒劉闢卽在是年九月不當云又明年若以二年高崇文去西川之年為平蜀則江東之平亦在二年十月下句又不當云明年竊謂平蜀上當刪去又明年三字

平澤潞 在五年四月

定易定 在五年十月孫註義武節度諸本皆誤作義成考方鎭表義成乃鄭滑軍號非易定二州地

致魏博云云 在七年十月

少息 將敘淮西戰功特用此二語束住前文作一大歌頓此文章闔闢之法

一二臣外 一二臣指武元衡裴度贊伐蔡之謀者註詳考異

五十年 自廣德元年以李忠臣為淮西節度繼為其將李希烈所逐自後為帥者皆非先有朝命貞元二年陳仙奇雖奉朝命為之不數月復為吳少誠所殺自廣德以後朝命不行於蔡者前後五十年

臆次唱聲 此句滿朝羣貴皆為側色李逢吉尤應悔死然則仆碑之舉有主之者恐不盡由唐安之入訴也

曰

光顏此下命將興師倣虞書分命九官之體曰文通先是壽州守令狐通戰數北詔金吾衛大
將軍李文通宣慰曰道古十一年李道古自曰愬求
度其至使代通黔中移鎮鄂州自試
遂檢校左散騎常侍爲唐鄧隨節度使按通鑑光顏督
諸道兵討元濟在九年十一月度視師入相及宏爲都
統在十年夏秋十一年唐鄧帥高霞寓袁滋相斷敗郾
十二年始收用李愬今敘愬帥唐鄧隨於度視師宏爲
都統之先者愬與光顏等皆諸將法應類敘若必詮次
時日則所謂寸步不遺猶恐失之非注坡纂閒之良矣
進戰此句總承上六節視師十年五月事相子十年六月盜殺武元
衡議者欲罷度以安
反側帝怒曰罷度是賊得行郎拜都統先是詔嚴綬爲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申光蔡等州招
撫使十年七月綬屯蔡西鄙不設備爲賊襲敗于磁邱
天子責綬失律九月癸酉更以韓宏兼都統校公于討
蔡諸將無不錄獨削嚴綬令狐通撫師十一年十一月
高霞寓三人以其喪師辱國也帝怒諸將無大
功詔內常侍梁守謙宣慰因督戰付詔書五印日
百以待有功印曰使相覩統監軍作一處敘曰度晉公

前以中丞視師後以使相招討故作兩次敘
衣食
衣下考異有服飲二字恐按衣食二字其義已該不假復出服飲二字為奇今從方本刪去又衣食皆讀如本字舊作去聲讀亦非
衛卒三百
時發神策騎三百為衛
無憚大吏
十二年七月度以宰相出為淮西宣慰處置使度表馬總為宣慰副使韓愈行軍司馬李正封馮宿李宗閔備兩使幕府
臨門
度行上御通化門臨遣
無用樂
敘得嚴重有體
合攻其北
此下敘諸將戰功十年五月光顏大破敗時曲時諸鎮相顧不前獨光顏先破賊又與烏重允破賊小溵河十一年遂拔凌雲柵十二年四月敗賊于郾城守將鄧懷金降
攻其東南
十二年道古攻申州破其郛進圍中城
戰其北
文通引兵與賊將王覽董重質戰史蕨岡馘覽首十一年敗賊于固始拔鐵山其秋以兵銜枚夜出九女原屠堡壁三十所分兵西北並安陽山破屯邏數百人降者萬餘撓兩將
得賊將
愬連得賊將丁士良吳秀琳皆不殺秀琳為愬策曰必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既得祐諸將請殺之愬表言殺祐無與共誅蔡者有詔釋遣愬署六院兵馬使由是始定襲蔡之謀又按愬實

未嘗下其城邑戰功不及一札軍然能獨奏破賊之勳者善用賊將故也公敘事一一如其分量出之各無絲豪遺漏化工肖物之妙也

八月

何日度至師書月○一按上敘愬戰有功可直接十月壬申一按事中復間此二行蓋承相奉命招討宜按次鄭重書之若愬功用類敘法則宜尉督師都統督戰一切發蹤指示諸宜反隱欽事無特識段文昌之作是也

洄曲

光顏每戰冠軍故元濟悉眾亢洄曲

十月壬申

按憲紀云癸酉克蔡州則起師之日當屬壬申然愬傳又云已卯師夜起何也蓋愬先于癸酉入外城次攻內城又以書召董重質使解甲來降此甲戌至丙子三日事丁丑火其南門居二日城壞執元濟則所謂已卯者執元濟之日耳執元濟後二日辛巳度始入蔡其于情事爲合傳蓋誤以執元濟爲起師之日耳○何日愬取元濟書日李安溪曰至此始書月日則數年老師之迹隱矣所謂微而顯也

文城

文城栅在唐州

到蔡

愬出文城栅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柴又七十里夜半至懸弧城祐坎墉先登衆從之愬傳云黎明雪止愬入駐元濟外宅按入外城後尚有書召重質及攻內城火南門諸事此時無緣遽至元濟外宅此語恐非事實盡

得其屬人卒愬功前後兩敘與諸將特異公所以表揚之者至矣必欲抹裴度而專愬功則猶未
知有功人功狗之喻也又按段碑敘此二節事多至二百四十言然反不如公用六十言該此二百餘言之明
析徒乘典誥之體昔人錄臨江驛小詩云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可謂知言辛巳何日度入
蔡書日淮西平總結上文冊功自諸將都統使相各旅加秩蜀吳考異作吳蜀按依次
當從方本作蜀吳來賊相臣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乃伏盜京師刺用事大臣宰相武元衡被
害羣臣諸本臣作公建本註云趙本作臣愚按趙本是對下帝字讀之可見三方祝曰顏允武攻
其北道古攻其東南文通戰其東愚按祝說非是道古攻東南文通戰其東愬攻其西此為三方分攻顏允武
合攻其北凡十一軍其眾倍於三方故曰厥數倍之蓋愬得乘虛入蔡亦因蔡師併力拒北軍之故則大軍北
乘顏允武之功自不可畧常營兵時曲時曲地名常字誤初擬作屯沈曰常當作嘗左氏嘗冠作史
記先嘗秦軍公語本此按時曲為光顏首破蔡兵處作營兵兼與下既羈句呼應為靈且此與曹成王碑嘬鋒

蔡山句法正同足以决其必爲公語無疑**陵雲**十一年九月光顏奏拔陵雲柵**邵陵**邵陵之勝憲紀及諸傳皆失載大約亦出光軍**鄖城**憲紀十一年七月宏敗元濟于鄖城元濟傳十一年光顏敗鄖城兵二萬俘六將光顏傳十二年四月敗賊於鄖城死者什三**不時**自四月敗賊鄖城之後五月愬又敗之于張柴自此以後軍不奏捷者三月八月重乞又有賈店之敗故日告功不時**士飽馬騰**時守謙與諸將計先度未至立功諸將亟戰不勝度至大勞將士皆感激請戰**新城**新城之戰紀傳亦失載**聚以防我**愬傳云時光顏戰數勝元濟悉銳卒屯洄曲以抗光顏據此則上文新城之捷亦北軍之功也**誅止其魁**度入朝會帝以二劍付守謙使悉誅賊將度遇請鄖城復與入蔡商罪議誅全宥甚衆**里門夜開**初元濟禁偶語于道夜不燃燭酒食相饋遺者以軍法論度下令唯盜賊鬭死抵法餘悉蠲除往來不限晝夜民始知有生之樂按此與沛公入關約法三章無異孟子所謂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其言蓋無不驗也**左飧**按飧字從夕者音孫夕食也詩有饛簋飧則訓熟食從歹者同餐音七丹反訓呑飡

或從水作滄義同其作粲者音蒼案反米之精鑿者三字義既不同音亦各別此句與粥對言當作粒食之粲與熟食之殄不當以吞食爲義與考異所引類皆吞食之義唯詩傳訓粲爲餐似可相通然須知本義當從或本作粲否則當從簋飱之則飱食餘憊此指以副使馬總領蔡任惟斷乃成此四句通篇主意所注善則歸君頌揚得體

南海神廟碑集註此碑石刻其首云使持節袁州諸軍事守袁州刺史韓愈撰使持節循州諸軍事守循州刺史陳諫書并篆額其後云元和十五年十月一日建○祀事兼北東西諸海言之祝融次及海之在南者○洪曰太公金匱云南海神名祝融北海名禺彊東海名句芒西海名蓐收河伯名馮修廣利王南海神封號新之南海神之廟黃木灣廟祀之所立夏行事之期刺史主祭之官驛聞首節言南海神廟例以立夏日致祭祭畢驛聞其嚴如此重人此五句爲下貴富字作引貴富貴富者多憚勞不習海不習海者多畏水多大風時多大風尤悸

險憂戚將往如此既進如此怖悸又已久所謂吏惰不躬蓋障三句廟貌之頹蓋謂上障謂旁籩豆四句祭品之褻儀式二句薦享之惰不恭方本如此石作供考異云方誤愚按作恭未為非是翻恐石本誤耳○此句結上文顧享此句起下文蒙害三句不恭之效○此一節言已往祀官之惰右丞微本作左丞據孔戣志方註戣在元和中未嘗為左丞南海碑石本可考知石本原作右丞今從劍建二本又吳本脫去丞字當補所職下文治人事神皆其職表禡此節入孔公先言克慎所職其文曰其上或有且字考異云宜有且字然石本無之不欲增也愚按因祝文有嗣天子某一語知此冊乃上所自署前後並無二義不當用且字刊本增此一字非揖退此節入海神廟本題言公始親祭少弛二句陞舟不興四句進櫂載暘二句省牲之夕明禋三句將事之夜牽牛中二句晨興執職五句卽事牲肥酒香與瘠酸句反鐏爵淨潔與狠藉句反降登有數與不中儀式句反神具醉飽與神不顧享句反來享

飲食五句又將上文具字加一渲染祥颷下敘歸時景色晻靄有形之物噭譟有聲之物
唱和用力之夫後先近處所見星露遠處所見五穀四句虔祀之效與盲風二句反此與
下一節敘事兩序四句與上兩旁風反百用百用兼牲酒籩豆言之益虔三句言公終始
不懈歌詠二句總束始公之至此下敘公政績所謂不專于神是也他名之稅他名
謂不在正供之內者此墓誌所云下碇之稅閥貨之宴之類是也此句言取之有經賞與五句言用之有
節與足節用故上足薄取則百姓足不以資交以身爲帥則僚吏足丐之以上三句是推其贏
餘以補不足不聽令者二句言馭吏有法慎法此句是勸懲之效失時數句是惠
周僑客不但土著蒙恩德刑四字總束上文不擇處所四句是德刑之效事神治
人可謂備至耳矣二語總結全篇原本可上有其字註云或無耳字今按建本上句治人下
註云一有其字下句可謂備至矣下註云石本作至耳矣可知石本但有耳字無其字今從建本删去其字仍

從石本補耳字 繫以詩 三句立碑緣起

處州孔子廟碑

韓曰碑記不載年月日第云朝散大夫國子祭酒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據此當在元和十五年冬暮入京長慶元年七月以前未為兵部侍郎時作

○北西面跪祭 按北當作西西此近本傳寫之誤唐世廟制悉以東向為尊獻官西向行此禮近無北面者惟祀食諸賢坐北牖下南向獻官於先師首座前行禮則北面先師首座顏子是也開元禮皇太子及諸州釋奠儀可考又上文不曰巍然南面而曰巍然當座郎牿西墉下東向之座

十人像 或以塑像為西域浮屠之教然楚辭招魂有像設君室之語西漢文翁治蜀亦琢石為古聖賢像皆在佛法未入中國之先

圖壁 按顏子及子夏十人預祀始於開元八年左邱明等預祀在貞觀二十一年然考唐書貞觀從祀二十二人自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伏勝毛公高堂生鄭元七人外尚有穀梁赤戴聖孔安國劉向鄭衆賈逵杜子春馬融盧植服虔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十五人為此文所不載而此文孟軻荀況韓生董生揚雄五人又為貞觀詔旨所未及疑此文所

載畫像諸賢外州縣各以其意爲之非國學之制如此也其後孟荀董揚宋元間皆從祀獨韓嬰一人始終不見祀典又按貞觀間左邱明等皆塑像開元八年始改畫像于壁

生師 生或作先思校上云神不以宇則先師之窮寒暑不待再言此句自指博士弟子當作生師下文乃新斯宮對神不以宇言之講讀有常對生師所言之

處不誠 俗本作不誠非是

羅池廟碑 韓日此碑石本其首云尚書吏部侍郎賜紫金魚袋韓愈撰中書舍人史館修撰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其後云朝議郎桂管觀察使試太常協律郎上柱國陳會篆額陳曰觀察使當從方氏舉正使上增支字思按百官志節度觀察使皆有支使趙宗儒父驛嘗爲陳留採訪使郭納支使是採訪亦有支使志雖不言支使品秩然與判推等官並列類皆使府自辟然後爵命于朝故其官多用試銜若觀察乃係大使豈協律郎所得驟躋此位第二十卷有送楊支使序外集祭董晉文有支使邱穎皆觀察所自辟也陳據舉正本曾支字極當但謂曾旋去桂幕從事于郭則非絡堂詩長慶二年公爲兵部時作此碑長慶三年爲吏部時作

陳說考其年歲甚疏說詳下文○石本又云長慶元年
正月十一日建歐陽集古錄云按穆宗實錄長慶二年
二月傳師爲中書舍人史館修撰九月愈遷吏部當元年
年正月時愈未爲吏部沈亦未爲舍人當是長慶三年
則二君官正與此碑同其言元年正月蓋傳摸者誤愚
按子厚卒元和十四年後三年立廟爲長慶二年廟成
之明年始來請文京師則已在長慶之三年碑文元年
之誤不待遠徵實錄而知又碑言是春謝寧來請文則
急歸柳州刻石亦恐不副正月十一之期是石本
月日亦誤朱子每云石本不足信即此亦其一證○奮
曰按奮下合有日字石本偶脫不足爲據今從建本補正**慈孝**以上泛言德政**先時**此下特舉
一二大端以著其實**其**（某）**月景辰**距其得夢之夕才二十有五日竊疑廟成太速其月恐當作某
月**鷲之山**孫曰鷲當作嶷子厚柳州山水記嶷山在野中無麓嶷水出焉東流入潯水○按東坡書
此碑亦作鷲知刊本傳訛已久當從孫說改嶷爲是**世世**陳曰宋邵崇政和初重修羅池廟記云元祐五
年賜額靈文廟崇寧三年賜爵文惠侯承糟踐灋秩常相屬所謂施利錢者歲不知幾何率以十萬爲公祭用

餘則廟得之以備營繕施利錢即後代香錢也至紹興末加封文惠昭靈侯元泰定帝致和元年又進爵公益侯著靈南土祀久益虔碑所謂欽于世世者信矣按元祐賜廟額爲靈文樊氏謂在七年六月與五年之說異

黃陵廟碑 韓曰石本首題云通議大夫守尙書兵部侍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韓愈撰正議大夫守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安撫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沈傳師書愚按碑首敘銜稱兵部文中止稱祭酒必係長慶元年七月以前未轉兵部時作立石則在七月以後耳洪譜直定爲二年作恐爲石刻題銜所誤又潭係中州其刺史爲四品下今反用正四品上之散階或云潭守即觀察自領故用觀察階品然新志不言諸使階品僕意悉照本銜爲升降如令僕侍中出鎭當用二品銜階給舍領觀察止用五品銜階傳師不帶京銜用正議之稱似爲不稱至侍郎爲正四品上明截官志顧反用其散階題與新史乖違未知何故

○沅湘 愚按王逸云湘君者自其水神其說甚當又有湘夫人者南俗佞鬼每立一廟必別設一夫人配之湘君湘夫人皆非有姓字可稽土俗傳稱如此耳竟以舜之二妃當之則爲秦博士臆說郭璞辨之甚晰然公斥衆說之

謬并疑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云云爲不可信東南
則亦未允于鄙意今附陸李二說于後讀者詳之
下陸游筆記云退之辨陟方事非也古謂適遠爲陟
書曰若陟遐猶令人言上路豈得謂南方地下爲
神李朴曰爲神何故注湘禮記離騷註言之必有其端
緒○公謂二妃溺死不足信李說足以折之然必如
王逸離騷註謂爲湘神之配則又不如公以容刺史按
娥皇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其說較爲近理以元
年下當添一今余與愉與上余字從建本補入與羅池
字語意乃顯碑奮下曰字字均屬必不可少之
字不必以石
本僞脫爲疑

太原王公神道碑公碑誌文于歷官遷次最畧獨仲舒
累遭貶斥放迹若干年碑文纖悉畢
具蓋爲後文在外久周知利病二語埋根正切仲○敗
舒著筆與他手率意塡寫不同讀者不可不知
狄事在桓十六年三院唐制御史臺有三院一曰臺院
語見文十一年侍御史隸焉二曰殿院殿中侍
御史隸焉三曰察院監察御史隸焉元暕涼梁王按史
由監察轉殿中至侍御史故曰歷三院宗室

表傳諸王子無封涼者惟高宗子燕王忠先立爲皇太子許敬宗希旨請改立武后子宏于是降封梁王章懷太子賢孫承寡承實皆嘗爲梁王諮議參軍此涼王恐郎梁王之誤又高宗永淳初裴敬彝等奏置皇太孫師傳文學祭酒等官屬則王府固應有師傳官嶽本傳作傳王作生尤誤

同列 同列謂章執誼事詳順宗實錄

直其冤 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憑貶臨賀尉仲舒宣言于朝曰夷簡掎摭憑以是出爲硤州刺史

時疫 時疫嶽本作刺史連上婺州爲句非是

粟餘於廩 此與下二句疊用四於字作章法吳本明註或本如此顧所從之本則云錢餘於庫粟餘廩讀之竟與俗下七言律句無殊此朱子所譏以爲古則不淳以爲今則不響徒使參差齟齬而不可讀者也

某年月日 按後一卷墓誌葬在卒後一年不宜止書某日日上當補年月二字

愈既 集中署名皆曰愈無稱某者方本作某非是

逋滯 建吳本皆如此除逋滯謂罷權酤軍息及釋掌吏嶽本滯作之非是

讀韓記疑卷八終

讀韓記疑卷九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玨尚繩校刊

碑誌

許國公神道碑〇太康補註新舊史皆言宏滑州匡城入愚考地理志太康屬陳州淮陽郡與匡城之屬滑州雲昌郡者不同不知宏傳所載何故與碑文乖異父曰海校世系表宏父名垂恐表誤不與人校校方作交校作校是不校與上交自可之義亦復相承與下衆推長者尤為親切蓋嫌已有不是故與人校校即不能寡言海既寡言自可即人不以我為可而亦不不與之校若云不與人交不但不可以為長者亦無此與人相絶之理材鄙謂若者材若者鄙鄙則材之反也劉逸淮校舊史通鑑皆作逸準新史沿韓集作淮恐誤請命劍本命作之非是五亂校乎佐死子士寧自

爲留後一亂也其將李萬榮逐之二亂也萬榮爲節度其將韓惟清等作亂三亂也萬榮病風昏子迺復欲自爲四亂也貞元十五年董晉卒沐軍復亂自士寧至此凡五亂**滑師**師方作帥朱子云前滑帥疑亦當作師愚按蘇洵引此文實作帥玩下文公無恐公字正指滑帥則方本作師謬矣**考城**樊曰元濟平宏懼十三年九月自將擊師道十四年正月拔考城**朝京師**樊曰十四年二月師道誅收復河南十二州宏大懼因請入朝**無宿儲**無上舊有恒字陳曰祥符本無見舉正此碑長慶中作應避御名愚按建本亦無恒字削此一字不但避諱句法亦老**京兆尹**宏以長慶三年七月葬公時正爲京尹監護喪事者卽公陳曰公祭韓令公文門人櫟陽尉沈亞之代作中云錫秘物之必周余將命而臨覩謂監護宏喪官給葬物也**鈞謗**鈞原作鈞按鈞謗無理當從別本作鈞鈞字與下染我有情蓋飛謀以問我鈞謗以染我也**居汴**樊曰長慶二年七月汴州逐節度使李愿立牙將李芥爲留後充自義成徙鎮宣武八月汴州監軍斬芥降充入汴加檢校司空**無敢犯**蔡本敢作可非是**左顧**謂鄆**右顧**謂蔡

柳子厚墓誌銘 標題不署官位止書姓字以子厚姓字人所共知故與李元賓墓銘一例歐公尹師魯梅聖俞二誌標題即倣公李柳二誌歐囑尹氏子弟勿于碑額添書官位可知尊書姓字正自有義或疑此文失當時碑額非也

〇曾伯祖 按曾伯祖則祖之稱未詳所出據舊註慶子則則子奭則弟旦旦子楷楷子子夏子夏子從裕從裕子察躬宗元之祖也奭爲宗元五世祖楷之從父兄高祖子夏之再從伯父曾祖從裕之伯祖也據法當稱五世伯祖或稱奭爲慶孫皆通若指爲曾祖之兄則考之世系實舛一云曾下當補祖之二字未知是否

當世名人 子厚集中有先友記凡六十六人天下善士舉集焉公兄起居舍人會亦其一

永州司馬 子厚初貶邵州刺史道貶永州司馬邵州未至可不書在永所作文章甚夥不可不書今從魏本增永字

爲人 爲讀去聲爲人即謂黨助叔文公特爲之徵其辭耳

顧藉 別本多于重字絕句李安溪云顧藉猶顧惜也公上鄭餘慶書無一分顧藉心今從其說改於藉字絕句

孰得

孰失 陳曰八司馬初貶有永不量移之命後惟程异以大臣李巽薦復得用位至宰相然物望素輕身沒

未幾名與俱滅覘子厚以文章傳世者所得孰多公誌云云似專爲异而發

周七任淵曰咸通四年蕭倣知舉中第者二十五人柳告第三韓綰第六告即子厚之子綰即退之之孫○按咸通四年歲在癸未子厚之卒歲在巳亥告即生于子厚卒年至是亦年四十有五矣然則所云柳告者豈即周七其人耶

裴行立盧遵二事從聞子厚之風生來史公列傳中每每有此附書

昭武校尉李公墓誌按昭武校尉爲武臣正六品上之散階道古以從三品之左金吾貶從六品上之下州司馬而散階則用武臣之正六品上皆未詳其義○王曹徵本脫王字鄂州前觀察柳公綽爲飛諸上聞會道古來朝即以代之薦柳賁此賁事也不可諱公文所以足垂女

會嫁鄭氏徵本脫會字交豪傑此亦道古畢生實蹟太支謂太宗支子原作大支非是

海豐循州郡名

庫部郎中鄭君墓誌○季也先敘世系正字從九品上掌校刊經史爲

江陵時公與同幕集中有鄭羣贈簟詩即是人庫部郎中次敘履歷先人墓次次敘

卒葬不厭考異此下有費盡不復顧問六字愚按不厭字已結往上文下云一無所愛恤亦兼歌酒諸費

言之又云不爲後日豪髮計即是不復顧問之意此處先著此六字使下文語傷繁複似失謹嚴之度今從方

本滅云必欲存此六字却須盡刪或分挈以下一十九字乃可可尚此節總敘爲人大畧韋氏生

也次及妃配男女再鳴以文謂登第後試判復入上等三府謂鄂岳江陵襄陽渾璞

此以玉質相比故曰絕瑕讁當從或本作璞方本從木作樸非也

越州刺史薛公墓誌韓曰薛戎元稹作神道碑公爲誌○名蹟同五子人丹戎

放朗公言皆有名蹟銘辭又云咸有顯問然舊註但言人刺溫州丹刺盧州戎觀察浙東放觀察江西獨不言

朗當別考中子其實同之第三子當云叔子李衡按即楚金兄子公門人鄭之從父不辭

韓曰戎居毗陵陽羨山李衡爲常州能以禮下戎負讓元八年衡自湖南移鎮江西辟爲從事○按衡爲江

西觀察本由湖南改授今云遷自常州意衡至
湖南不久公故削去不書特本其始而言之歟
四十餘
以後文卒年計之
時年四十有六
遷河南令
按公元和五年曾同河南
令韋執中尋劉道士是冬
公又代令河南然則戎自刑部遷
官當在五年夏秋在官不過半年
某年
某年或作元和二
十二年正月二
十二日方云前巳云元和四年此不當復出年號他銘
亦無書除授月日者或本非是○愚按當止書十二年
削去元和
及月日字
煩樊
樊曰浙東故事觸酒禁及橘未
貢先驚者罪皆死戎弛其禁
代令河
南
按戎令河南留守卒犯令縛置獄留守遣將暑出之
不與公亦有捕繫軍人事以此失留守意兩人真不
愧為赤
令哉

楚國夫人墓誌○宗周
舊註元和姓纂云翟黃帝
之後代居翟地後為晉滅
義以
家酬
義郎高陵侯方進子王莽居攝義為東郡太守舉
兵誅莽不克而死莽夷義三族誅及種嗣以家酬
者謂以舉家
性命酬漢恩
公居河東
孫曰河東言汴河也愚按汴州
自興元元年為宣武節度治所

前此或隸淮西或隸河南無隸河東者宏鎮河東雖在夫人卒後一年然此下四句承上司徒之妻大夫之母言之誇張韓氏家世之盛止重爲王屏翰二句所謂從古迄今孰盛與夷是也之至下文公曰姑止以下乃始追敘夫人在日宏鎮宣武時事所謂文駟雕軒往來有幃是也夫須知宏鎮宣武亦尚未爲司徒公爲夫人墓銘何嫌于兼及身後舊註謂河東即指汴河非是

司業竇公墓誌○至公之大父 建本註云一本大父上有至公之三字愚按此句非專敘大父乃承西河封爵言之言自五世祖及高曾祖四代皆襲爵西河公也諸本脫去三字賴建本註兼存他本今爲補正

亦最長 嶽本脫去亦字非是

八遷 公送竇平序稱牟嘗爲使府殿侍註家乃以誌中不載爲疑吾謂佐六府五公二語前後所歷使府官次俱在其內公文敘事簡嚴不肯浪費筆墨往往如此宋人作碑誌文必欲備細臚陳此正大失昌黎之意者也註家所疑非是

昭義將 貞元十二年昭義節度李長榮卒長榮即元淳賜名

令守 令守謂爲洛陽令澤州守考異云當作守令其說非是

左丞孔公墓誌○進退郎官按百官志尚書省左右丞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左丞總吏戶禮三部右丞總兵刑工三部陳日唐制郎官有缺左右丞舉之亦有丞已在郎署爲丞所汰且甫除而丞不放入者是丞郎官進退皆得主之也佐三府此敘事簡練法宋人所未諭

淡菜蛤蚶原本蚶下有可食二字愚按可食二字衍蓋須別有不可食者乃可著此二字示別淡菜蛤蚶人知其可食無須贅說今從或本刪去外按考異唐會要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使元和九年裴寰爲下邽令疾其擾人但據文供饋使按者歸乃譖寰有慢言上大怒宰相武元衡中丞裴度懇救甚切即此事也小見事見順宗實錄

嶺南元和十二年七月嶺南節度使崔詠卒帝謂裴度曰嘗論罷蚶菜者誰歟可爲朕求之途以戣爲嶺南節度命從事[自]代自字當刪爲尚書左丞按百官志大理卿國子祭酒皆從三品御史大夫左右散騎常侍皆正三品諸部侍郎及尚書左右丞皆正四品戣自末爲節度以前官品已歷從三召還反得正四由常侍轉左丞又以正三改正四不知唐世遷轉

之法何以不按階品又按唐制五品以上皆爲大僚惟三師三公令僕侍中等一二品官不相假借餘自三品至五品皆可更互爲之故給舍等五品官郎可作相至罷相改官則三四品皆可除授竊疑三四品官可以等視三品改四品或不爲左降也

溫裕 考史宣宗大中四年時兵討黨項速年無功溫裕爲補闕上書切諫貶柳州司馬既而幾弟子吏部侍郎溫業亦求補外 宰相謂同列曰吾輩須自黜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太原王公墓誌 仲舒政績莫著江西故首節總敘歷官卽以江西治行綴之其他瑣節細行則用類敘法 追書於其後

○禁僧道士 禁下原本有浮屠及老子在爲六字今從朱子說刪去

在官四年 劍本廖本皆如此年下別出數字讀作所連下句爲義緻本作在官數年無四字非是又按碑云三年法大成此云四年者仲舒以元和十五年秋觀察江西其卒以長慶三年十一月已越三朞故可云四年

事備悉 朱子云悉字當在備上愚謂只作備悉自通

馬少監墓誌○贈太子少傅 按唐制諸部尚書正三品太子三少從二品舊註按

傳燧贈太傅此云太師暢贈工部尚書此云太子少傅豈其後累遷至此耶

少監 殿中監掌天子服御之事其屬有六局曰尚食尚藥尚衣尚乘尚舍尚輦少監爲之貳其品爲從四上繼祖以正六品上之太子舍人五轉至此

初冠 按公以貞元二年年十九入京初冠則年始二十盍公見馬燧在貞元三年也

稚弟 按貞元三年閏五月平涼有吐蕃封盟事公兄侍御史弁被害初吐蕃求和于馬燧使者相繼于路燧信之力主和議卒有平涼之變是弁死實由于燧故燧待其稚弟特厚

客舍 按燧卒貞元十一年八月公先于五月東歸

少傅卒 暢卒元和五年

居此世者 死生常理耳俯仰前後公猶感慨淋漓若是其後燧第改爲奉誠園諸孫至有丐于路者見吳融敷水道遇丐者一詩使公後死若干年親見其事其感慨當更何如也

樊紹述墓誌 樊曰紹述作絳守居園池記在長慶三年五月而公卒以四年十二月此誌疑長慶三四年間作愚按紹述卒官絳州誌言絳人至今感其德則此誌必在卒後之年當屬長慶四年

○**求**

書此誌專就著書發議故入首卽及之傳記徽本脫記字九十一篇樊曰考藝文志樊宗師集二百九十一卷以卷爲篇恐字誤也斯極首節專論著書蓋口是朱子云蓋下疑有如字意滿次敘行誼某帥帥舊作師按下云罷之謂當罷其帥非罷其師也作師非是今從魏本年若干次敘官蹟策上第次敘世系果然末復特舉一事言之

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淮陽王按淮陽本道明兄道子封國道子討劉黑闥戰沒無子以弟道明嗣王舊註但云道子封淮陽王不言道明嗣王之由是謂纂言不得其要長平王按宗室傳繪子贄追爵河南王不言王長平長平係繪弟郇王褘長子叔良封國誌傳互異未知孰是務該生思一徽本生上無復出務該字非是百餘萬言東方朔上書自言十六誦詩書十九學孫吳兵法六年凡誦四十四萬餘言計日誦二百言郝自五歲至十五五十一年中誦百萬餘言計日誦二百五十餘言可知古人讀書不貴貪多悲喜此節獨切李郝南鄭按南鄭係次赤縣由陸渾改南

鄭蓋由畿令改赤唐制畿令正六品上赤令正五品上又陸渾河南府屬縣故河南尹鄭餘慶薦之朝南鄭興元府屬縣下文諸尹字指興元尹又係一人非餘慶也餘慶以九年三月為興元尹十年十月為河南尹其尹興元在河南之前一年且其為尹不過一年有半無緣拾撥至三年之久說者以興元尹帥指餘慶失考甚矣

陝府左司馬孫曰陝虢節度衛中行辟佐其府○按卒相方以刺史薦適會陝府乞人遂以畀之

其實為譏言所中

曾伯父按曾伯父未詳疑當作曾伯祖禮所謂族曾祖父是也若其為父之從父兄則當稱從祖父

孫子薇本孫子作子孫與上下文始字祀字不韻今改正

清河張君墓誌○今宰相牛公或本如此方作今牛宰相按據法當從或本褒貶法當于敘事處見之不係乎稱謂

其府時張宏靖自宣武移鎮幽州

軍亂是年幽州盧龍軍都知兵馬使朱克融四節度使張宏靖以反

其肉餧狗鼠鴟鴉上云斬東市斬軍中猶未足示徵為甚其辭曰同惡者父母妻子皆屠死未已也又為甚其辭曰肉餧狗鼠鴟鴉極力為下文畏惡不忍聞作

勞君常嘗從余學常當作嘗

盧府君夫人墓誌○府君諱貽原本無複出府君字按上府君應句首一嫁字按下云有文章德行郝非嫁字所能貫當從或本別增府君二字爲之銘銘原作誌按下文述及銘辭直云其辭曰益承此句銘字言之作誌非是今從建本載穆以此二字冠今聞之上其義未詳

貝州司法參軍墓誌○涼武昭王諸本涼作梁按武昭王名暠晉安帝時自稱西涼公作梁非是六世至司空司空後二世爲刺史清淵侯孫曰暠會孫冲後魏孝文時封清淵縣侯卒贈司空冲孫郴襲祖爵清淵縣侯卒贈齊州刺史○按武昭至司空止三世又清淵侯郎司空封爵郴襲祖爵非始封此二句誌文皆誤凡五世建本作六世按郴子桃枝桃枝孫詔詔子楚金柳至楚金實六世然後文又云侯之後五世仕不逮今姑從考異作五不敢有專楚金伯兄惟慎惟慎妻鄭氏見鄭所撰皇祖實錄刺史實錄云刺史嚴正晦四十年按四

十年謂君卒後之四十年葢上文五仕不遂是就君卒
之年計之故此句直云四十年或疑四十年字上無所
承非也然據今法句首當添君卒二字其義尤顯又按
楚金卒年無考今試以葬年辛巳上推辛丑爲四十年
其卒當在上衡孫日衡惟愼第二子貞元八年自湖南
元二年左右衡徙鎮江西召爲給事中○按孫註但言
衡爲給事中其爲戸朔後歷官桂管湖南觀
部侍郎尚當別考於是乎在察使山南東道節度使
以卒

處士盧君墓誌○三十有六或謂公於於陵爲妹壻公
夫人最季元和二年公年
四十不應於陵更少於公然考法曹三女二男唐充妻
最長充妻元和四年卒年四十二則前二年於陵年三
十六自無可疑余嘗考歐陽公母夫人少祟公
二十九歲則公夫人或少公八九歲更何足異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李干干俗作于陳引廣川書跋
云干誌李翺書干下有字
子漸三字當取鴻漸
于干之義作于非是其月二十六日按後文孫汝聽註
謂李遜以長慶四

年正月卒孟簡三年十二月卒告在于葬之後而此誌巳先及之意于葬在三十年正月又一年公乃追為之誌歟**為世誡**印日憲宗服柳泌藥躁怒為左右所殺公作文亜誡語不嫌于過訐以此立防武宗猶惑

于趙歸眞之藥**可哀**江鄰幾云此誌不敘于世代行事不知何也○愚謂信服食說致死是卽干之行事敘行事不敘世代如李觀盧殷二誌卽其例也誌墓文各就其可書者書之如行事無可書則專敘世系亦可豈容一一強為之合鄰幾之言徒見其陋而無識耳至孔毅夫一誣一調韓公之語則愚於衛中立誌辨之已詳

盧渾墓誌○右汝兄古者葬用鬼道尚右故右兄左弟宋曾鞏葬其二女慶老前妻所生居右與老後妻所生居左與此正同

汝遷於居原作遷汝居按上云汝從之居謂從父母兄之居也不應次句復曰遷居建本作汝遷於居謂從殯所遷葬于此安居也於居與上從居意相貫今改正

虢州司戶墓誌○五十七五或作三○按司戶于公為從父兄時公年三十九豈有兄年反小二歲之理又上文曰老而通則其卒必在五旬以外作三非是

家之財財原作材說見下文

歸有時按韓氏先墓在河陽今所葬乃係僑墓公祭文文有反骨本原之語意在反葬河陽故曰蓋歸有時上句惟其家之財即稱家有無之意作材非是

周況妻墓誌○中書舍人蓋在元和十一年五月以前未降庶子時作歸咎

無處銘似焦氏易林

滂墓誌○歸後其祖老成以介子後伯父會滂又以老成子後伯父百川敘滂世系糾錯處機緒了然昔人評史記謂如大塘上打繂千船來往不相妨礙者是也壽何多少前四句平鋪而下此二句中流一砥筆勢特勁

女挐壙銘○揭陽之地先敘貶謫之由道南山下次及女挐道死之故五年下敘歸葬時日

唐充妻墓誌○曾姪孫按曾姪孫者兄弟之曾孫據禮當稱族曾孫云曾姪孫者徇俗

稱也古者姑之稱其兄弟之女子子謂之姪自漢以前無有稱男子爲姪者史武安侯傳俗本有跪起如子姪語考他本及漢書皆云子姓知俗本誤也

銘曰 銘詩二章章六句

乳母墓銘 諸本本銘上有誌字今從建本吳本○韓曰葬乳母且爲之銘自公始按乳母銘不始于韓何曰晉王獻之巳有保母銘

○元和六年 時公年四十四計入韓氏年始二十

雜文

瘞硯文○瓦礫異 瓦上舊有與字何曰不當有與字從高氏硯箋刪去今從之

毛穎傳○中山 事文類聚載廣志云漢諸郡獻兎豪書鴻都門題唯趙國豪中用舊註以中山爲今定州地其說本此然考孫大雅駢筆生張蒙序云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此中山非晉地乃唐宣州中山也宣州自唐以來多擅名筆今按傳云蒙恬南伐楚不言北伐趙則中山自指宣州之中山大雅說良是○近得陳景雲韓集點勘引王象之輿地紀勝云中山在溧水縣山出兎豪爲筆最精韓文毛穎傳中中山謂此又曰

中山兎豪亦見白樂天雞距筆賦白又有紫豪筆詩則云貢自宣城以新史地理志參証宣州貢筆與詩語合而與地紀勝所云溧水即宣之屬縣則宣城之貢出自中山明矣按陳說尤辨而核恩舊有駁斥舊註之語讀此愈知非謬

吐生 吐生見王充論衡及張華博物志

蒙恬 嚴曰秦時造筆者

次中山 按朱子以今之靈壽爲古中山故謂在秦東北今既考得唐時貢筆乃在宣州溧水縣之中山則朱子此說爲謬陳謂楚都壽春在江北溧水中山在江南朱克楚都無由越至江南以此爲寓言之失爲朱子彌縫闊失意則厚矣然此正朱子所謂曲爲隱諱以啟文過飾非之習非朱子所樂受也

八竅 陸佃曰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兎八竅五月而吐子〇今按人畜皆九竅兎無前陰故止八竅

其同書 嶶本其同作同其非是

管城 地理志在鄭州

亦時往 此節文自結繩以下意理層出字字精工柳子所謂讀之如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力不得暇信韓子之怪于文也

友善 舊註宏農號州唐絳州貢墨號州貢无硯會稽貢紙故借名之

非其罪 杜預左氏序云春秋絶筆于獲麟之一句按其時用刀削爲筆故曰非其

疑

革華傳 此篇文粹錄之方云閣本無此篇趙璘因話謂係後人所誣是唐人已知其僞朱子云此當全篇刪去

送窮文○正月乙丑晦 公時為河南令 輿粻 嶽本粻作糧非是 四十年餘 時公年四十四 求官與名 沈曰耕名二字為韻惟子是從從字疑是依字誤文與下初字通韻

或言名為誤求協下文初韻未免憑臆愚謂改言名字為誤誠為臆論然欲改從為依亦恐未是此文以餘愚初三字為韻中間錯出耕名二韻如子產不毀鄉校頌卒章間以嗚呼四海所以不理二句在仲舒碑卒章間以惟德惟績志于斯石二句即其例也錯雜用韻古人常有之如詩麟趾騶虞上二句每章各自為韻末句麟字虞字又通前共為一韻居原卜居賦第四章以貞人為韻中復問以訾斯吚唲四韻第五章以清楹為韻中復間以梯稽脂韋四韻朱子謂隔句用韻昔人鮮有知者余謂此例知者不獨韓公如麟趾騶虞卜居等錯雜

用韻之法則惟韓公尤善用之又如杜牧阿房賦讀者多于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句截住終篇則云嗚呼以下感慨作結遂疑卒章無韻不知自戍卒叫以下直至滅秦者非天下也句始住下音戶與上舉土二字爲韻終篇足以拒秦萬世爲君復哀後人自以秦君人三字爲韻蘇軾喜雨亭銘讀者亦疑中間不韻余謂古人四聲通用造物之物音尾與上天子字叶知此則守有子尾功空逐節轉韻之法亦瞭然矣因論韓公錯雜用韻之法而并及此擬質諸精於用韻之君子

其一名曰智窮 一字對下四次字言之必不可少今從建本增

其次名曰學窮 嶶本無名字非是

張眼吐舌 跳踉偃仆 笑

笑相顧 抵掌頓脚 失笑相顧 跳踉偃仆 抵掌頓脚即是跳踉綴此于偃仆之後則爲敘次乖宜失笑句與張眼吐舌相承又不宜割裂爲二鄙意欲將跳踉失笑二句互易其次庶使語從其類原本似嫌倒錯

人生一世 自人生一世以下讀之使人陡然神觀爲改至惟乖于時二句尤足壯人獨立之志如是文安得竟以游戲目之所以晁无咎朱文公皆取此續騷杜牧云騷有怨懟譏刺足

以感發人意是也

鱷魚文○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建本如此方本止存維年月日四字按集中諸祭文所載月日必係原本如此斷非後人所能臆造方本惑于瀧吏詩南行逾六旬之句謂自韶至潮必非旬日可到輒將公到潮月日概行抹撥不知六旬乃四旬之誤予于瀧吏及題臨瀧寺詩辨之已詳方又造爲鱷魚文正本但云年月日之說以鉗衆口不知方氏何以知但存四字之爲正本其明載月日者皆爲僞本乎方氏尊信閣本謂閣本皆公晚年所定朱子嘗痛斥之今指但存惟年月日四字爲正本與前說同屬無稽部意當從建本明載月日乃不失多聞闕疑之意若以一人臆見妄抹舊文非所謂直而勿有者矣

亦固其所原其既往雜處此土戒其將來受天子命語極嚴重

能[illegible]

豕上云民畜下有豕字豕上熊字錯出非倫當改羊字較穩伈伈睍睍伈伈恐貌睍睍方云或校作睆睆莊子睆睆然在薇經之中朱子云作睆睆爲是且承天子命此一轉筆力尤陡寘頑

不靈窮極其辭使之俯首無辭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父伯艮皇任開州新浦縣主簿皇任以下九字從建本增諸本竝脫登上第按上上有登字當宣皇帝按史肅宗至德元載十月幸原州肅宗號大聖大孝宣皇帝沈日顏眞卿請省祖宗謚讖肅宗曰宣皇帝與睿宗聖貞皇帝予宗孝明皇帝同稱建本註云宣一作先蓋由不知宣乃肅宗謚號作此誤改若作先則與下文稱代宗何別謹愿謹愿字足盡晉之一生侍御史此侍御史隸臺院不隸殿院殿中侍御史從七品下侍御史從六品下立可敦大歷四年事三司使或云唐無三司使此句上下恐有脫誤何曰按雲麓漫抄云唐三司使有三凡鞫獄以尚書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以戶部鹽鐵度支爲三司使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據此則董公以中丞鞫獄故有三司使之號非誤也又南部新書

大歷十四年六月勑御史中丞董晉中書舍人薛播給事中劉迺宜充三司使仍取右金吾將軍廳一所爲三司使院并西朝堂置幕屋收辭訟至建中二年十一月停後不常置有大獄卽命御史中丞刑部侍郎大理卿充謂之大三司又以刑部員外郎御史大理寺官爲之謂之小三司使皆事畢日罷此董公爲三司使之明徵其事不見于本紀宜出大唐詔令

華州 建中四年十一月朱泚遣將襲華州晉弃州走行在此事狀特諱之但云加御史大夫詔至於上所則似德宗召還之

恒州 謂王武俊

朱滔回紇 十二月丁卯滔將范陽步騎五萬人私從萬餘人回紇三千人發河間而上以國子祭酒董晉爲河北宣慰使

疏亮捷給 狀中載晉與回紇語及說懷光毋反二節辭令極工說懷光一節作數層反復語尤眞摯動人不愧疏亮捷給之目

爲節度一年 萬榮於九年十二月逐士寧德宗初命爲留後至十一年五月始命爲節度此云爲節度一年惟清等作亂謂其自爲節度之後一年也

吳湊 湊時觀察陝虢

遂出逆 吾命惟恭勿下馬氣色甚和惟恭差自安是年十一月惟恭復謀作亂晉悉捕斬其黨械惟恭送京師按此事

見晉馭惟恭得寬嚴互用之宜狀獨遺之行軍司馬時朝議以晉柔仁多可故以長源佐之長源性
剛刻多更張舊事晉初皆許之案成則命且罷由是軍中得安事詳通鑑按許之成案是重違長源之意卒于
不行則晉之有守處此非謹愿者不能然而所全實多長源攝政八日遂遘亂軍之慘蓋亦實由自取子
乃迺迺萬榮子名刋本作乃非汴州亂按晉薨以三月三日丁丑汴州兵亂爲十一日乙酉距晉
薨八日耳董固知人韓公恪遵治命護喪以出殆亦有先見焉外集祭文公與陸孟邸四人同祭惟公獨全蓋
留者皆與其難云

薦僕喜狀喜嘗爲盧虔撰虔復黃陂記見集古錄虔復黃陂在貞元七年碑之立在元和三年喜登進
士在貞元十九年此狀則十七年喜未第時所薦陳日虔卽從史之父〇從調選貞元十六年事
自京還十七年還洛選首陳日喜舉進士蓋由汝州牒送如張籍舉進士由汴州牒送卽其例
也汝州刺史領防禦使不隸大府故亦得舉進士

論今年權停選舉狀樊曰貞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月不雨七月勅以關輔饑罷二十年吏部選禮部貢舉又按登科記貞元二十年卒停舉是公雖有此疏而上不從○按此狀前二二節言仍前舉選未爲有害民食後二節言人失職足以致旱朝無輔又無以銷旱皆言停舉選之所害實深○百分之一百下方有萬字按京師人不啻一百萬舉者併僮僕等不過萬餘是爲不當百分之一若添此萬字則將謂來者不過一人乎今從或本不刪去月受俸錢按此狀七月所上稍云月受俸錢前此上李實書云不雨百有餘日才四月耳不應先已罷官故知上李實書稱前官前字的係衍文

天旱人飢狀○陛下所未知自棄子逐妻以下此一節寄三學士詩所謂陳民疾若是也倍加憂恤此一節公詩所謂畿甸宜優是也來年蠶麥此則所云積雪驗豐熟幸寬待蠶年是也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國子館從三二品已上曾孫從三

當從選舉志作從二謂三品以上子孫得入國子若係曾孫則須從二品以上三品曾孫毋論正從皆入太學諸本作從三並誤

太學館從三品已上曾孫

按三品已上子孫入國子其以曾孫入國子者必須從二品已上若入太學則許從三品已上曾孫補充四品以下又不得與或疑從三當作從五蓋為上一節從三三字所誤未有子孫取正品曾孫世遠反取從品者也

四門館量許無資

廕有才業人充

樊日按選舉志所言三館學生皆與狀合惟四門館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豈公所謂量取無資廕有才業人充者歟疑朝廷從公之請而史逸之也○按前一節所叙三館生人數及取其色人充並係開元六典原文其後亦不盡依六典故選舉志所載四門館原額五百人又添八百人多至千三百人其應補四門館生又多混入國子太學故公狀有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之語皆與原文乖異公欲使公卿子弟悉歸學肄業又恐其恥與凡冗為伍故請無資蔭人止補四門館生不得混入國子太學下云有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是應前公卿子弟恥遊太學一語其所請人有冒蔭者牒送法

司科罪是應前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一語恭四門館添
設學生不始公請應補四門館生不得冒補國子太學
則公議實發之舊註不得其解至謂
朝廷從公之請而史逸之其說尤謬
五百里外且任鄉
貢
應禮部舉者分二等一由三館一牒送一由諸道鄉貢
鄉貢亦可舉補學生因舉期已近一時未能徧補故請
五百里內許非時收補其餘五
百里外且任鄉貢俟來春收補

馬府君行狀○君諱彙
方作諱某按此狀的係馬彙中
敘父燧弟暢子男敉敗皆名獨
于君諱下不肯用他本補
彙字此方氏最無理處
蒯令
蒯與薊同隋書地理志
云涿郡首縣或作薊非
是
武德初朝京師
按朝京師受封拜者謂馬君才孫註
以武德六年羅藝請入朝當之殊謬

李華崔元翰刻碑頌之
連載李華崔元翰二碑與石洪
誌載其先世劉元復爲銘同例

贈太傅
少監誌云贈太師說者以爲其
後累贈至此初贈則太傅也
在策書
策書則
更重于
碑銘
矣

有過人行
自在家行孝友下歷舉五端該其素行
語語削膚見骨其峻潔處直追司馬了

復讎狀蜀本狀首數語韓曰舊史書于刑法志新史書于孝友張琇傳何曰書孝友傳殊謬復讎非庸行之常也○按公爲職方郎在元和六年爲史官則在八年三月○此狀六年所上蜀本史官二字當刪○

王教之大端端上舊無大字今從建本引經而議二語極得先王經律並垂之意益讎有可復不可復二等如天后時徐元慶復讎陳子昂請誅之而旌其閭如此則讎之可復者亦不免誅其不可復之者反以爲獲旌閭之寵宜柳宗元駁之以爲黷刑壞禮之甚也公羊所稱公羊所稱本以不受誅之讎爲可復故如徐元慶之手刃縣尉宗元亦以爲宜旌公慮長民間桀傲之習特以爲不可行然則罪不當誅而被誅者許其子上控法司申理可耳

錢重物輕狀樊註云時戶部侍郎楊於陵獻議曰吳本曰上脫去時戶部以下十字當刪○

[illegible]租賦按租上當有字諸本並脫充五嶺買賣買上舊無復出五嶺字今從建本增皆

坐死 何引張籍詩海國戰騎象蠻州市用銀之句為唐時嶺外用銀之証愚謂嶺外用銀但順其俗而為弗為之禁可矣必欲坐用錢者以死是豈虞代象刑之法如上之文鑄銅為佛像鐘磬他物者故違國制而又無益于俗罪之誠宜然必置諸死地亦為罪浮于法至謂嶺外非天子之民則以異類畜之可也既已同隸版圖則聖人而視天下猶一家何得妄分彼此况以錢出嶺有何大罪而必致之死漢祖論秦民云殺人者死古法非殺人不死若用嚴刑峻罰驅迫斯民使之強而從我此中商刻覈之術非聖王法也韓公議論極正惟此狀及外集鄂人對論用刑處頗失其平讀曾子固洪範傳論八政中司寇一條乃知古聖人不得已而用刑之意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

表狀

爲韋相公讓官表

孫曰韋貫之本名純避憲宗御名以字行

○今日 考史表貫之爲相在元和九年十二月戊辰 失措 首敘承命兢惶 不堪 次就已分言之實貫不堪任 豪釐晷

刻二語特警居者宜日誦此言妨賢此就宰相之位言之尤非所當至公末就同列言之見滿朝後碩皆勝于臣

爲宰相賀雪表此表元和十年所上時武元衡張宏靖韋貫之爲相○宿麥樊曰憲紀十年二月自冬不雨至是月丙午雪南畝首節敘事同歡次節頌聖鴻休末節自謙

進順宗實錄○紹致致㣲本作志非是常事此作史之通例公特于此發之尤難于削去常事非兼才學識三長者不能身歿孫曰吉甫卒九年十月及夏是爲十年之夏

爲裴相公讓官表○今日制書考憲紀時爲十年六月乙丑侍從絲綸舊註謂自西川掌書記名爲起居舍人元和六年拜中書舍人臺端邦憲舊註八年爲御史中丞十年爲刑部侍郎斃踣十年六月盜殺武元衡擊傷度首墜溝度氊帽厚得不死

冬薦官殷侑○旁習諸經㣲本脫諸字太常博士樊曰此狀元和十一

年冬所上明年侑自太常博士遷虞部員外
郎使回鶻則侑果因公薦而爲太常博士矣
謝許受王用男人事物狀○某官某乙（本或無此四字但云臣某言考異云狀體前合具官不當止云臣某言按後篇謝許受韓宏物狀止云臣某言並不具官不知何故又分二體常考）
薦樊宗師○左右史（謂起居郎舍人郎記事舍人記言）員外郎侍御史（前特撿按員外郎兼銜侍御史而已非實授也）
舉錢徽自代狀○尚書刑部（題下四字徽本誤置朝散大夫之上他本多脫）
進撰平淮西碑文表○所在麻森列（考異云作麻無理疑此本是作森字誤轉作麻公答孟簡書亦有森列之語可考也按作麻了固俚謬無文作森列亦未爲穩愜恐當作林列爲是森字落空林字與下文磊落相望句呼應尤親於後文歷舉宰相翰林以下諸臣情景悉合）無任慙羞

戰怖之至此下或有謹奉表以聞三月十五日臣愈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言二十三字○按三月恐當作二月公以正月十四日奉敕至是已踰一月故表有經涉旬月之語若至三月未免太遲

謝許受韓宏物狀○文字所宜先將碑文安頓伏下於臣何爲二句難其辭語愜適如是備錄勞效所謂善則歸君恩由上致利則臣歸吸盡通篇之意此等語非老于文者必不能爲

論捕賊行賞表○不足計按四分之三謂王承宗將張晏等五人餘兩人謂李師道將訾嘉珍門察時留守防禦將都亭驛吏皆隱受師道署職使爲訶察故無知者及窮治嘉珍察乃害元衡者此表未獲嘉珍察時所上故以爲不足計王士則士[illegible]孫曰士則士平上封事稱賊出王承宗乃詔悉取承宗將卒縶之斬張晏等五人殺其黨十四人○按士則士平皆王武俊子即承宗諸父始承宗不能叶諸父士則等皆弃京師時士則爲神策大將軍士平爲左威衛將軍又士平先尚德宗女義陽公主獨孤申

叔爲賊圍雪小諸本俱作少按考異註以不
散雪辭者也不費小財信成大功結泰孝周成二事以以
小費收大利結漢高事少臣於捕賊之人捕原作告以
財當作小財今從建本前文有能捉
獲及無人捉獲等語推之建本作捕爲是告與捕不同
告賊是王士則士平二人業與美官前云若無人捉獲
士平士則何故與美官可知捕賊另有其人告賊之
賞巳行推捕賊之賞未行公故特上此表作告非是
論佛骨表〇年皆百歲孫曰自禹以上年歲見皇甫謐帝王世紀穆王在位
百年孫曰自湯以下各年歲見尚書禮記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洪邁曰梁劉孝標註
世說引劉向列仙傳序曰歷觀百家之中得仙者百四
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又開皇歷代三寶記云
劉向稱余覽往籍見在佛經則知中土之有佛法不始
漢明余謂引古但須的有證據如孔孟二夫子于唐虞
以前詩書之外皆所不論列仙三寶諸書正使韓子實
有未見亦無所損近人動詆該博必欲遠追初見之書
眞可謂費心于無益之地又況引古欲以證明巳意公
言後漢始有佛法正見其爲周時所未見今云周時久

流釋典於本意不大戾乎如祧主毀瘞據虞喜所言出漢韋玄成公直斥爲魏晉不經之論不及玄成與此同意乃更得禍此表後半說入本事處語極巽婉惟此一節設辭太峻蓋緣憲宗佞佛本以求福公恐不足破其愚故歷引漢後取禍諸君以著佛之不足事然而文貴理明即止不必又慮他人之不喻已意以致多言獲咎使但云漢明以後宋齊梁陳元魏諸君事佛彌謹然其世運隆盛與夫一切吉祥亦可顧之事孰與黃帝堯舜三代之時以此開導時君亦可以動其微悟何至于犯不測之威使舉朝俱爲震慄乎竊謂懷忠之士似宜於此一再審思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云云按武德元年四月廢浮屠老子法見唐史高祖紀憲宗初即位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云云此事唐史獨遺當據此增入安有聖明若此云云此節最得進言之體焚頂燒指本傳所謂灼體膚解衣散錢本傳所謂委珍貝棄其業次公所惡尤在此斷臂臠身從焚頂燒指句生來傳笑四方他日憲宗追念公言謂大愛朕蓋有感于傳笑四方二語宣政殿名禮賓宴名豈宜

賀太陽不虧公以長慶三年六月爲京兆尹十月罷爲兵部侍郎考穆紀是年九月壬子朔日食天文志言日食角十二度紀志皆不言不虧狀有雖隔陰雲二語知是年日食京師獨不見按公以爲不虧樊以今月爲十月謂九月朔日食則十月朔當虧此說似屬無稽沈曰此事宋仁宗朝司馬光嘗論之謂日食京師不見是人主爲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灾尤甚不當受賀詔嘉納之

舉張正甫自代○年齒雖高孫曰正甫太和八年卒年八十二○按此狀長慶三年十月公再爲兵部時正甫年七十一謹錄奏聞謹奏建本以副公望下有此六字以前章頒馬總二狀例之當有方本偶脫耳

袁州申使○今月沈曰仲舒以八月抵觀察任故九月閤宴公記有適及期月之語此狀九月中所上今月卽指九月謹奉狀陳謝謹錄狀上建本以安下情下有此九字○按此與前狀所載六字雖無關要切然狀體不可不備今悉補正

國子監論新注學官牒○然後放上以副聖朝云云放上與上文上日同義皆指上任言之放上謂放令上任也巖本放下有行字上下無以字皆非是

黃家賊事宜此與後篇典貼男女狀方云並袁州進朱子以後狀有往任袁州語斥其非是愚謂此狀亦非袁州進黃家賊遠隸邕管須還朝後乃可建言袁隸江西守官有職乃敢遠劾邕管之失引越職甚矣方說似非達理之談洪譜列此二狀于十五年冬暮入京之後極當○右臣伏以臣去年建本如此方本無右臣伏以四字但云一臣去年云云按狀中分係事目例用一字然必先爲總論以發其端加後論淮西及鹽法諸狀皆然此狀首節先陳既往之失尚未進言有何欵目可舉方本突用一字開端殊爲無理孝考異兼存或本與建本正同今改正但建本伏以下重出臣字當刪巖本載考異註但云或作右臣下或有伏以字不更及臣字可見別本伏以下無此重出臣字計不下一二萬人萬上或無二字按若果無二字即并計字一字亦贅殺傷疾疫疫原本作患今按當從建本作疫冒鋒刄

則殺傷犯霧露則疾疫患字空虛無著又後條亦有疾疫殺傷之句不應此獨變文曰患 未有寧息之期 此上條陳既往之失此下乃始進言樊註云公以三事爲請若狀首用一字起則成四事矣

○實爲至便 嵗本實上誤衍一其字 ○都三百人 都嵗本誤作部

典貼良人男女○以前件 嵗本以作右下二狀並同

論淮西事宜○有職位奉所役 承上圖爲今日之事言之皆指淮西叛賊後文爲統帥參謀議乃言國朝制勝破賊之方 取勝 兩勝字原本作必按此節正義在速戰多兵乃其旁義不合便用必字今從建本作取 疆場 場嵗本誤作土 然可圖功 按李百藥北齊書高德政傳載太后旨云武王再駕孟津然始受命又吳兢升平源載明皇語姚崇之曰朕當量力而行然定可否以然後爲然蓋隋唐間語後文然可集事然擬許其承繼並同　爲 何日此例文選註最多凡然後然則皆獨用然字

統帥者 閫外之事 參謀議者 閫內之事 不計所費 嵗本計下衍一其字

一諸道發兵（此節極言徵發之害）與賊不相諳委（徵本脫與字）望風慴懼難便前進（一害）待之既薄使之又苦（二害）心孤意怯難以有功（三害）士卒有征行之艱閭里懷離別之思（四害）賊界連接云云（此下極陳召募之利）識賊深淺（一利）護惜鄉里（二利）立可成軍（三利）易使歸農（四利）悉令却歸本道（此指諸道發來兵卒）據牒所追人**領**器械弓矢一物已上悉送行營（此指諸道發來器械考與本上句却下有）

牒字下句據下無牒字而有行營字今按上句令字指諸道追到行營諸士卒而言添一牒字則似令此行營官吏矣於承接上文為不順下句悉送行營送字指諸道牒文所載器械弓矢言之據牒文所載諸物令其悉送行營則語間賓主既順上下呼應尤靈若云行營所追悉送行營則其語複叠不辭初欲妄為更易如此後得五百家註本悉與鄙意相合乃知原本實然益是遣還其人特留器械以給此間新召募人語意至為明所

考異因方本或本皆有闕文意爲補足遂至反失其眞耳又按人額二字疑衍充給所召募人按悉送行營爲一句充給所召募人又爲一句諸本於充給下入註割所召募人四字屬下文兵數之上非是

兵數既足兵數即指上文所給器械弓矢不指人數下文教練乃指所召募人

一繞逆賊州縣○都數雖多每處至少印曰劉宋時盧循入寇議者謂賊衆我寡不可分兵宜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正可與公此議相參分爲四道其後顏允武合攻其北道古攻東南文通戰其東愬入其西用此策也作行縣以主領之據通鑑此狀十年五月所上後十二年二月置淮西行縣以處食盡來降之民亦用公此策

一淄青恒冀兩道孫曰淄青謂平盧李師道恒冀謂成德王承宗狂悖悖原作勃今按當從或本作悖各宜自安朱子云李德裕之討澤潞正用此策以伐其交世以爲奇不知韓公已言之矣

論變鹽法事宜舊註平叔所陳利害十八條此可見者十六○按今狀所列一件云者止一十三條內五六兩條各分二欵則總計公所駁者共一十五條沈曰第十一條中寬百姓免流亡亦是平叔疏中語故云十六

第二條○比來商人比來嶶本作比如非是

第三條○須令廟堂宰相充使者沈曰此條充使下及第四條收錢十萬貫下俱當增一者字方與各條一例

第五條○亦用十萬不啻按啻字句絕或連下減得十萬爲句者非平叔又請以糶鹽多少此節平叔上鄙意亦欲添一件二字沈曰不必說見第六條下

第六條○官與出錢者則是名爲每斤三十文沈曰出下疑脫錢者二字名上疑脫則是二字平叔又請令所在及農隙時按此亦別是一條沈

云第五條前言加料後言殿最因前件亦有刺史縣令字故類敘一處第六條上言無脚價後言和顧亦係類敘此二條本條四件然玩一無贏餘不爲有益二句語勢頓而不住下用又請二字別之是事雖二件文法却化兩爲一竊謂此兩節不必別增一件字般鹽送納般藏本誤作盤必無情願此句提綱事須差配然付脚錢不願者一齊集之後始得載鹽不願者二不用門戶皆被停留不願者三輸納之時人事又別不願者四百姓寧爲私家載物云云說盡和顧之害

第十條〇五口所食鹽價不過十錢據平叔定價每斤三十文五口日食十錢三日食三十錢約計一斤足資十五口之食每斤不校三四錢據前脚價十文官出四文是每斤用錢三十六視舊價四十止校四錢也

第十一條〇責實戶口藏本脫實字所謂擾而困之非前意

也此句劍建二本無非字句凡九字嶶本并無非前二字句止八字東吳本作所能爲也入之非前意也共十字仍註或無非字今按諸本中吳本最爲無理然前上添一非字獨勝諸本今據嶶本意上從劍建本增前字前上從吳本增非字數多寡則舍三本從吳本義則兼參四本而得竊謂如此乃與上覺百姓等句相應文字亦從順無礙

第十二條〇比之百姓嶶本比下脫之字不知何罪何劍建本皆作其仍註云一作何今從吳本

第十三條〇一絣平叔云云字考異本特以意補今考建本實有云字

讀韓記疑卷九終

讀韓記疑卷十

嘉興王元啓宋賢著

男尚珏尚繩校刊

外集　考異云諸本外集分十卷凡三十四篇愚謂據今所載篇目凡三十八篇分五卷合順宗實錄爲十卷與考異卷篇之數不符未知何故○又按今目三十八篇據方氏刪去九篇又以與大顛書置後卷補遺石刻之首應餘二十八篇朱子謂方據蜀本定錄二十五篇者不知何指據朱子今本刪去見正集及柳集者各一篇又薦薛公達書一篇至芍藥歌與大顛書仍列外集一二卷實存二十七篇又云其石刻聯句遺詩等則從方氏錄之以補外集之闕則自慈恩塔題名至春雪詩凡十二首是也諸本有遺文一卷今亦存之則自贈族姪以下至憲宗崩慰諸道疏凡二十題是也

明水賦　此公貞元八年省試登第之作公文與孟軻揚雄相表裏降及辭賦亦必以屈原司馬相如爲

法此此賦中其事信美及聖賢無黨等句皆率意塡砌鶴鳴虎嘯引喻不切虎嘯句用可崇字協韻更屬無聊公嘗自言退取所試讀之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蓋指此等竊謂此賦止宜與唐人試帖並選不宜以累公集李漢編集時縱或採摭未周此爲當年舉子傳誦之文豈有未知特爲刪去必非無意此又如後篇芍藥歌正使屬公少作亦宜刪去鄙意如此未知好古君子以爲然否

○如得其情　苑本方本皆如此考異情作宜按作情與前主忠敬表誠潔意相應作宜無謂

非獨配夫陽燧　配上原本無非獨二字今按上有將以二字當從或本增此二字作耦

同類則感　同類當從朱子改作類同與下氣應作對

形藏在空　藏文苑作昭按作藏與下通字相應作昭則已通矣下通字不宜贅出

芍藥歌　此詩朱子以卒章韓退之一語疑爲公之少作然辭語拙嫩不類公文蓋出晚唐人僞托當從蜀本刪去公文傳世者多不因刪此一篇見少也

海水　舊註云公登第後歸江南時作按公祭老成文云吾年十九入京後四年歸視汝公歸江南葢在貞

元六年未第時至登第後十一年嘗歸河陽省墓十二年即從董晉赴汴未嘗又至江南況此詩鱗不盈寸羽不盈尺係未第時語考公貞元五年上賈滑州書云待命于鄭之逆旅知前一年曾已出京此詩四年下第後公年二十一歲始擬出京歸洛時作歸江南又在後二年

贈崔立之○正當雨雪時

或疑正集有藍田十月雪塞關一詩此作蓋與同時然彼詩公居京師崔官藍田疑爲元和七年公自職方下遷時作此詩元和初崔官評事與公同寓京師日作正集牆根菊花一詩九月中作此詩窮冬雨雪時作蓋崔與公皆爲閒官正當貧乏之時也

贈河陽李大夫

舊註疑爲李艽艽德宗初爲河陽節度使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梁崇義朱滔之徒相煽繼變中原騷然公詩故有四海失巢穴之句時年十四五公自言十三能文理或然歟○按新史德紀建中二年正月魏博節度使田悅反河陽節度使李艽討之則謂河陽李艽其說自屬有因然公此日足可憤詩孫註又云時李元爲河陽節度使李元未知又是何人如果孫說可信則彼詩羸馬泃與此詩瘦騾瘱象

皆同主人願少留又與此詩落句相似同屬河陽李大夫安知此詩不指李元但李元之名不見于屬史考通鑑貞元十五年三月以河陽懷州節度使李元淳爲昭義節度使公以二月至河陽元淳猶未進昭義此李大夫當指元淳孫云李元蓋由刊本誤脫淳字耳然則是詩之作作公年三十有二若謂十四五歲時作則此詩無一作童幼之語而感恩未報句更非童子所宜言舊註李光實誤餘詳正集此日足可惜詩

上賈滑州書○愈年二十有二有二之二舊從方本作三按公與邢君牙書有七歲讀書之語此云讀書十五年公年正當二十有二故洪譜以是書貞元五年作方本失考非是

上考(功)官崔虞部書按考功屬吏部虞部屬工部此題兼署二銜一綴崔上一綴崔下不題知是何書法舊註云公貞元九年應宏辭試時崔元翰爲考官則功字實郎官字之誤刊本仍訛今特爲糾正

○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迷固二字當乙固執一而不通也與愚字爲類前上賈滑州書亦以愚固並言下云泯泯不能自計則所云迷也迷字接下不識云云義尤一貫

不兼考異云不疑當作必恳謂廢耳者棄華而取實故日不兼不兼則其有實無華者終為時所不與故有所退作必兼非是故不可變中無所守不憚朝更暮改以追時尚惟有守者不變惟不變故能有時成

今相國謂陸贄贄以八年夏入相知貢舉時尚未為相故云今相國不在趨時公為陸公所第正以不趨時而得之故益信其有命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公十九歲入京當出門無所之之日即知有天命之不吾欺故能不入王韋諸邪之黨如柳宗元輩妄欲依人建業皆由不知有命故也廢然

而返如感二鳥賦未嘗不知採擢薦進為榮然獨念上天生我之意而終之曰無羨斯類此正見公自信之堅守道之篤或反用此為議皆不知公者也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公之自厲如此無僦屋云云此等語他人或諱言之公懷坦白又感崔知已不惜罄盡如此然亦正見所病甚淺不足以變吾素志讀下文豈遂殆哉二語知公必有得于古與後者其自信者甚果至于免死可受亦古君子三就之一或乃用此為譏是必為不食之匏瓜而後可

與李拾遺書○凡所施爲爲原本作者按者字落空當從或本作爲與仁義

者異守理足動人非徒辭令之善頃刻以冀或本如此原本頃作傾竊謂作傾則刻當作渴

不與斯〔人〕大施也考異云此句疑有誤愚謂誤在人字改作大字卽通大施如下文君子盡

得顯位人庶被惠利是也盡慮其傷廉孟子所謂尊梓匠輪輿輕爲仁義之論耳審察遠

思審察慮其傷廉害義遠思欲使天子盡得良臣云云合於孔子之道以孔子之道勉人惟

公乃有此忠告耳

論史書○在據事跡實錄此示人以作史之法若論褒貶則歷史中言簡意盡者馬

遷以外無兩然揚雄氏猶恨其與聖人同是非可知褒貶之難不行且謀引去前節畏禍猶屬

公本志此節純是遜辭飾說宜不免爲柳子所譏然讀公順宗實錄其書宮禁事及羣小朋姦之態抉摘無遺

知公此書乃初授職時兢愼不敢妄爲之意非竟以史館爲苟祿偷安之地也前云卒卒紀傳後云草草作記

公所戒乃在乎卒草耳讀
公文者不可不原其意

與大顛師書○日久竚瞻朱子云當作夕久讀來[一]百遍朱子云一字疑衍蘇氏所謂凡郡蓋指此等處耳親見顏色見字從朱子說增入道無[疑]凝滯疑當作凝諸本並誤苟非所戀者朱子欲改非作有謂如此則語意賓主尤順以下文必守山林等語推之似作有為是但上句先著繫縛字此句又云戀著則似複疊太甚竊謂繫縛是境來繫縛我戀著是我去戀彼彼雖竊我我不戀彼則隨遇皆安靜閒一致原本作非語意賓主亦未嘗不順也

送俱文珍序○陳留陳留汴州郡名即宣武軍節度治所四州宣武軍統轄汴宋亳潁四州危疑以平謂李萬榮子迺為亂文珍執以歸京師是也

通解○亦未見□他之稱見下或當有有字不知[其]讓之為美陳齊之云通解之乎者也下皆未嘗洪曰此雖少作然亦本訛愚謂此句讓上其字即本訛之的證必應汰去

故後之臣人臣字誤當與前後文一例作人於是食其葛薇按食上亦當有於是二字是三師生於今為偏而不通者也考異是丁有則字為作必謂二字也作矣今從方本其可不謂之大賢人者哉原本如此稱謂上二句當從方本此句不者二字俱衍刪此二字卽上下文義俱通龔九公嘗言志深喻切此句志淺喻疏定非公作為通外集明水賦通解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呂夏卿以解為並見明趙德文錄比他本最為可信然明水賦及此二作獨為鄙人所不取彼係風簷應試之作走筆疾書時有蛟螭螻蚓之雜此作斧鑿呈露汗顏血指亦復不免皆非稱意之作妄謂可以刪去

擇言解○可化可令可告可訓此文雖稍勝通解然特孫樵劉蛻所能為至可化可令等語義少分別遠火水二喻尤可斷其必非公作可伏其燄原本此下有能使不陷于灰燼矣八字下文可遏其流下有能使不仆於波濤矣八字語傷衍複竊謂刪去乃淨亦鮮矣亦字衍文

其為愼而也甚於水火朱子云而字恐誤愚謂改作也字較通

鄭人對○以孝為旌門朱子云為字疑衍聞其令尹令尹兩令字朱子亦定為衍文云尹謂京兆尹鄭大夫常嘗曰按常字當作嘗烹粉藥石以為是體是當從朱子改作事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朱子云下文又有未聞字此未聞字或當作若夫愚謂刪去下句在教未聞一聞字只云在教未有如此者亦通是不幸朱子云此句上是字疑是此字愚按作此亦未安恐是設字或使字之類因聲近而訛苟有合乎孝之道合下當從朱子增乎字竭曷足為異乎竭當從朱子改作曷不苟生之於逆亂方云劉仲忱謂之當作於不腰於市而已顯於政此句太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此文前半持議正大又能反覆窮盡事理斷非公不能作此獨結語過於輕脫不免扶左倒右大失其平致貽後人訾議是故言不可不慎也

河南府同官記○公嘗與其從事言上文永貞元年乃公始掾江陵之歲至均與從事言不必定指是年故日嘗據後文當在元和元年之夏〔故〕相國今太子賓客相國上方無故字考異謂方本誤按餘慶以永貞元年八月再入相元和元年五月罷為太子賓客據此則均與公語乃在元年之夏時餘慶初罷相不必言故故字當移置之下文趙相國之上口相國今吏部侍郎相國今或作今相國按宗儒以貞元十二年相十四年七月罷為右庶子後六年始遷吏部侍郎時罷相已久不當云今相國竊謂上節故字當移置此文相國之上盧公去河南云云前敘五公郡氏此又將始去河南及後為將相緣由申敘以見其進而偕大之故兩節義指各殊並非複贅至專舉首尾不及中間則筆削之道不當然不違其先舊註均曾祖行儉祖光庭文教既熙方本如此考異本作亦熙按作亦熙則語間似有不足之意今對此登槐二句讀之疊用兩既字益指帥荊南時成效與下且至二字相呼應當從方本為是其有忠勞於國家也同此句轉掾之功

在句首一其字與張中丞傳後敘用一獨字轉振同旨觀上句功德上而字愈知彼處而字當看其徒句首

既五年按裴與公語在元和元年五月以後此文當在六年公為河南令未遷職方以前洪謂元和四年作非也說詳附錄本傳註中左僕射宰相按下有其官宰相也一語此處不宜預及僕射下宰相二字疑衍漢南謂裴均其官宰相也初唐以三省長官中書令門下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為宰相職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由是僕射為尚書省長官與侍中中書令號為宰相

留守謂鄭餘慶衙之陳云留守之官例賜旗甲見唐史呂元膺傳出旌旗城外衙之即謂所賜旌旗也

江陵謂趙宗儒楚都五萬曰楚都則非支僻旁郡曰戎士五萬亦非他節鎮所得槩同三

公蓋各舉其盛者言之

訖宜城驛按史秦昭王二十八年使將白起攻楚拔鄢鄢楚都也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

○八九十畝謂偏高處廣員之數節行學行公貶潮州嘗藏程迫赴之時到

處留心節行
學行也如是
題李生壁○十四年矣公于長慶二年奉使鎮州曾有假道河中前此則推貞元六年有
連理木須為渾瑊作者知嘗謁瑊于河中然距十六年題壁時僅十年此云十四年則得李生于河中當在貞
元二年豈公始入京師無所遇于城尹蒲之三年先已往謁連理木須乃又後來瀡作乎可笑印日年少
氣盛勁以古詣責人所謂可笑也皆有妻子有妻子為累則不能不贍頗前後不得仍前徑行無
忌無度量之心不問其與我同志與否而强以相聒知名箴所謂不請而教是即無度量之心
也是生之為交是字不知當作何讀若屬上何則上句語意已足不藉多此一字為奇若屬下
倘則于上文又無所承疑是上有脫句或云是字衍文生上當添聆其規局之言六字未知是否
除崔羣戶部侍郎制舊註羣以元和九年自翰林學士遷官禮部侍郎十年轉戶部朱子
語錄特稱此文最好○比參密命謂為翰林學士及貳儀曹謂為禮部侍郎于今

雖重雖方作惟重或作盛何曰當作爲盛爲惟音訛又訛作雖按何說非是翠由禮部改官此二句正申明所以改官之故作雖重與下尤難字呼應爲靈若空爾贊所歎當日賢能之盛於改官之義何關朱子爲特美是文正以排耦中能具一氣轉旋之勢此二句尤通篇關鍵所在改此一語則自體道履仁以下語語實填唐文類此者多甚不見其佳矣

祭董相公文〇貞元十五年徽本脫十字

乙亥朔某日按董公行狀董以二月三日丁丑薨于位遺命三日斂既斂而行此文臨發引時設祭當是七日辛巳韓愈等公詩有陸孟邱楊之語皆董晉幕客此文獨不列楊凝氏名意凝奉使朝正未歸不諂不笑不威不赫不求其盈不致其敵或無不笑二字不諂字連下不威爲句下文其敵下別出不讎二字與上求字叶按上有其德孔碩句不應次聯別出求字爲韻考異從方本以不赫爲句與上碩字相叶而以不求屬下句極是不致其敵郎權公碑所謂無黨無讎舉世莫疵者是也訏謨實勒

按勤字誤說見下文

疇德之聞 按聞字不韻疑上勤字是勤字之誤行狀云在相位五年未嘗言所言于上者于人所謂訏謨實勤出若無辭也○公既今殁矣 舊據徽本聽度如此今考吳本上句實作實勤

殁矣 按公既殁殁矣當作公今殁矣與上公今不歸句一例又考行狀作今公殁矣蓋行狀先叙濁流六句則今公殁矣又與今公之歸爲類也

祭石君文 文用對偶聲律體本四六然讀之不覺其排蓋出公之創爲其後蘇氏父子最精此法尤能曲盡其變作四六文當學韓蘇

○壬辰七月 徽本作十月按石君以六月卒七月葬祭文不宜遲至葬後今從吳本作七

子孫妻稚 稚原作姫方云姫古文姫字按作姫無義正集改葬服議或遊仕在千百里外子幼妻稚與此文客葬之語相似則妻稚二字宜爲公所常用今改從或本

高君仙硯銘○外稜孤聳 銘云稜而宛中則硯後當周宛外不可言孤恐係高聳之

高君畫讚此篇朱子疑非公作然姑存之愚謂刪去爲是

潮州請置鄉校牒○亦縣之恥也按縣字誤前後皆云此州如何反歸其恥于縣又按題云請置鄉校後文又云請攝海陽縣尉縣者下請上之辭則此牒乃上本道觀察尤不當用縣字竊謂宜改作長吏二字較穩

無所從學爾上文耶字一呼此句合當有爾字或耳字作應但作矣則有乖律令故考異以爲非是陳氏誤以作耳作並爲非是遂欲以爾字劃置下句趙德之首解爲爾汝之爾此好爲新奇不顧文義之安也況此文牒之上本道非繳餙趙德之辭如何可用爾字

順宗實錄一起藩邸盡貞元二十一年二月壬戌○吳本錄下一上有卷第字後卷並同竊謂實錄旣入集中止應于首行標明外集卷數不宜又書實錄卷第今從襍本削去又題下小註原本無壬戌字考第二卷尚有二月甲子赦文二月事不盡此卷法當增此二字又原本此下大書史官韓愈撰五字仍註云或無此五字愚謂史館藏本理合著撰人姓名列諸外集則卷首已明著昌黎先生四字無須複贅況每卷皆有

順宗實錄一字但以一二三四五爲別逐卷署名則太繁獨書此于一卷之下則非例果合有此五字但當書于目順宗實錄之下其後另以起藩邸云云者爲每卷標狀而盡刪一二等字如此乃可○舊註云公進實錄表謂監修李吉甫以韋處厚所撰未周悉令臣重修而舊傳謂公所撰不當處厚別撰三卷誤矣新史又云愈爲順宗實錄議者閧然不息卒竄定無全篇按路隋傳愈書禁中事太切實宦寺嘗其非實文宗詔隋刊正隋言改修非是且愈所書已非自出元和以來相循至今請條示甚謬誤者付史官刊定詔摘貞元永貞間數事爲失實餘不復改新史謂竄定無全篇亦非也愚按實錄自二卷以後每多複語脫字前後不相照應之句必實累加修改致誤是所改不特貞元永貞間數事斯因史云云必有所自舊註據路隋傳駁之其實非是○貞元二十一年〔正月〕癸巳年下當有正月字皇帝若曰卽日凡冊文詔書但須刪繁就簡皆不紀乃至不留一字列傳中更竄諸臣章疏又導務奇澀屈古人以就我皆大違公旨者也宋元諸史畧存翦裁其失亦均愚謂與其更竄失當寧從新史不紀倘宗其實而盡刪詔冊之文若如宋元

二史滿幅蕪然則又大乖其例生知微本知作之非是撰議文陳云議當作誄庚子是爲

正月晦日巳酉[闕]酉下當有制字辛亥史作辛卯按辛亥是二月十一日若辛卯則是三月二十二日矣史誤依前翰林待詔史作充翰林學士校後卷三月辛巳以翰林待詔王伾爲學士則此當作依前翰林待詔史云學士蓋誤以師傅恩拜何日書師傅恩所以別於伾文之黨也

順宗實錄二起二月甲子盡三月⊙按原本無甲子字今增○[二月]甲子前卷辛丑

朔上業書二月此二月字複出當删又按甲子爲是月二十四日其論價之高下者其論

朱子改作與論蓋以字形相似通鑑則云及論又取聲音相類二字說皆通其字實誤要乳母要徽本作買今從畀本賣產業[劃]與地買之按當抹去劃與地三字五坊小兒何曰

南部新書聖歷二年勑雕鶻鷹鷂狗爲五坊二十四年各置使分領之陳日若小兒則又以小閣分隸五坊給本坊役使者也愚按閑廄使押五坊以供時狩亦見新史百官志其次鷂三鷹四與南部新書微異追故

相忠州刺史陸相貶忠州別駕未嘗爲刺史後卷載贈官兵部尚書亦云故忠州別駕此云刺史誤也除之爲副考異云除之疑當作除已按作除之亦通蓋此固其黨相謀之語也始改從今名按憲宗改名純

順宗實錄三〇夏四月乙巳是月庚子朔乙巳爲初六日必茂選師傅徵本必作以非是癸酉考異云當作丑祖文成舊註文成名鷟赤嶺東迴紇辟驛按史薦至赤嶺東被病歿于紇壁驛據此則辟當作壁其下脫驛字紇上迴字乃衍文耳寓居錄舊註江左寓居錄也五月巳巳朔巳下當有朔字史作戊辰誤戊辰是四月廿九日乙酉史云甲辰按乙酉是五月十七日若甲辰乃六月初六日不當係五月下文珍等所惡獨不得賜此九字朱子謂當削去竊謂但當小書作註恒得德晏之舉得當作德諸本並誤爭競細碎有宋王安石之前身襄陽府考異云襄下當有陽字

順宗實錄四〇六月己亥朔原作乙亥以前後甲子推之當從或本作己亥乙亥乃五月七日又亥下當有朔字太尉使闕原作某按法當書名今從或本及通鑑與其黨

三川朱子云與其當作與某按此某字指韋皐通鑑實作某至閭駁士譌或本無士字考異本無駁字今按當並出二字左散騎常侍致仕張萬福卒據後文以二十一年致仕元和元年卒則此文卒字屬衍文而致仕二字當著萬福之下總寫錯謬致此前後牴牾耳萬福

使輕兵微本脫萬字如河北賊諸將叛按賊與諸將疑亦因後來修改而誤今當減去賊字以省重複護致其家護舊作獲按上有得字獲爲重出據法當云護致今改正因留

宿衛因原作固按防秋京西遂鎮咸陽因留宿衛數句一氣相承皆史臣紀事之辭非萬福奏懇之語當從或本作因癸丑癸丑爲六月十三日裴垍按新史垍傳德順間官考功員外元和三年入相始終未嘗出鎮不宜與韋嚴並列外臣考通鑑乃是荊南裴均且云均光庭之曾孫則垍係均字之誤無疑沈曰

後文韋皋裴垍嚴綬等牋表或本實作韋均明載考異此垍字必當改正七月丙子贈故忠州別駕陳曰追贈陸贄陽城事考舊史乃七月丙子此文月日並脫○按丙子是七月九日當從史文增此四字年十八按贄登大歷八年進士第以卒年五十二推之時年二十今云十八誤腹心有助焉數語悉採權德輿爲贄集序八年春夏按贄以八年四月入相春當作夏諸本並誤計闕集人何曰今截闕法所始且迫其行且嚴本作目非而以與武將交結以武當從朱子改作與武參死由贄司馬光曰贄請令長官舉屬吏狀云亦由私訪所親轉爲所賣其弊非遠聖鑒明知乃解參之語及參之死贄解救甚至當時之人見參贄有隙遂以已意猜之史官不悅者因歸罪於贄耳而黜張滂李充等權按上文不言滂充論劾延齡事葢由後人恣意刊削之故非公本文脫漏今滂等得罪之由既經刪去則此八字宜并刪之滂充皆斥逐此五字亦當刪由贄而然司馬光曰不任宰相乃德宗之失而歸咎于贄豈人情哉贄論朝官闕員

狀云頌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容養苟備職員致勞瘁思臣小經慮此乃諫德宗不任宰相親治細事之辭也

代爲官族何曰陽鶩顯于慕容氏由此遂爲北平望族滄州中條山按通鑑城隱柳谷之北註云在安邑縣中條山安邑屬河東故爭臣論以爲晉鄙滄隸河北非晉地蓋屬蒲字誤文當改作蒲

連[日]夜痛飲按連夜疑當作連日夜有懷刺[譏]之者將造城而問者當從朱子削去譏之者將四字寧有久不省其親[者]乎按親下當有者字薛約當時論者謂城過於納污柳宗元嘗辨之謂陽公有博厚寬宏之德能并容善僞來者不拒比之俞扁不拒病夫繩墨不拒枉材其論最爲明斷想卽爲狂生薛約而發吏蹤求蹤原作縱今從朱子說改定

太學生魯郡季儻原本生作王郡作卿季作李印三字用柳集陽城遺愛碣校正曰戊午以戶部侍郎潘孟陽云云陳日考舊史乃戊寅非戊午七月朔是戊辰是月中無緣得有戊午○愚按戊午是六月二十日爲叔文以母喪去位之後一日先是三月丙戌以王叔文爲度支

鹽鐵副使及是叔文以母憂去遂用孟陽代之陳以王伾中風事在七月實錄乃與潘孟陽事同日並敘故引舊史戊寅糾駁戊午然三司要職不宜久曠則於前使去位後一日授職自合情理戊午戊寅姑兩存之或下文其曰字誤亦未可知

自叔文以[illegible]歸第

考後文有叔文母死日夜謀起復之語知叔文歸第實因母喪然前此不書其事則後文母死句為無根今當於歸第上增以母喪三字語乃分明又考通鑑叔文去位在六月丁巳為叔文之十九日

至夜

崔本誤作至有

以[illegible]倉部郎中云

云按諫卽伾叔文之黨解度支任而出之于外所以去其黨也句首以字當改作出于義乃顯又此事通鑑列諸己丑為戊子後一日

乙未

是為七月二十八日

順宗實錄五

起八月盡次年山陵○原本無次年但云盡至山陵今改正

○八月庚子

是月丁酉朔初四日庚子按前乙未詔書權令皇太子句當軍國政事而已及是始下內禪之詔庚子距乙未才五日耳

今月九日

順宗於八月四日下內禪詔五日遷興慶宮制勅稱誥向從軍國事一日聽

嗣皇帝處分故六日即有貶逐伾文之舉今云九日冊皇帝者冊禮宜擇令辰故也史言憲宗于八月乙巳即位乙巳即九日也

與王仲舒韋成季 當從史文仲舒下增韋成季三字方使下文成季等朋讖句有根

房啟 啟先以虞部員外選令萬年五月又爲容管經畧使故叔文貶後獨不與八司馬並貶

叔文貶後數月 凡三月

崖州司馬 陳曰考新舊本傳執誼貶崖州司戶而本紀及宰相表作司馬與實錄同當是自司馬再貶司戶猶劉柳諸人初貶刺史再貶司馬耳紀表舉其初貶之官故與本傳互異

最在後貶 新史憲紀執誼之貶在是年冬十一月壬申距伾文之八月壬寅之貶凡九十日故云最後

曲成兄弟事 朱子云弟當作事按通鑑作事

當常不自得 朱子曰當疑是常字按通鑑實作常

二年正月景戌寅朔 按下文甲申太上皇崩依史作景寅朔則甲申乃十九日若作景戌則太上皇崩反在朔前二日矣其誤無疑當從史

彊名之極 彊或作引考異以爲非是然彊名字亦未知所出又之極字與上予邈不對未詳

政有敦本示儉

朱子云政有二字疑衍

別集　按外集卷一考異云其石刻聯句遺詩等則從方氏錄之以補外集之闕據此則題名七首當列聯句之前南劍本刪去東吳本附憲宗崩慰諸道疏後皆非其舊又云諸本更有遺文一卷方獨取贈族姪嘲鼾睡三篇餘並不錄則自畫月以下十有七題朱子又從他本增入者今依朱子原次都爲一集題曰別集

石刻　按江陵有金鑾寺楊龜山遊寺詩並遊皆韓徒辭刄淬鋒穎註云寺有退之題名故有此句今韓集所載獨無此寺題名知所遺多矣

慈恩塔○李翺翔之　按李翺字習之此云翔之豈習習之乃後來所改乎　同登　按此恐貞元十七年公在京從調選郊亦奉其母命來京與翺宗元洪等共會慈恩作此題名公于是年三月東歸則三月以前固猶在京也若元和中宗元之與郊洪皆無由會聚安得同登或疑此刻爲僞亦非又按五人中

孟郊最長敘名反列李翺之後未詳其說

福先塔寺〇吏部員外王仲舒 按仲舒由吏部遷職方元和四年出刺硤州或疑三年十月仲舒已遷職方不當稱吏部此刻係後人僞託愚謂仲舒遷職方史及碑誌皆不書月日恐未容臆斷其必在三年十月以前據此文署銜恐是年十月未改職方時作

送杜兼〇愈與二判官 獨漏鄭伯義一人似乎語未周到

華嶽〇總等八人 按自總以下悉數之僅得七人此云八人未詳

聯句 方云三聯句見孟東野集

遺詩

尋劉尊師 方云此詩得于五賓聯珠集公時任都官外郎同洛陽令竇牟河南令韋執中以訪之元和五年也詩以同尋師爲韻人各一首按註家每以公五年所作詩文槩指爲爲令河南所作獨韓醇謂五年

冬始改河南令讀此知是年春夏之交令河南者爲韋執中又考薛戎誌先公令河南者尚有薛戎一人韓說必有據依蓋可信也○此詩首敘劉師住處頷聯言隨二令尋師腹聯言不遇落句仍從不遇生波隱形嶽本作影形非是

春雪 方云此詩得于文苑英華考異云已上並方本所載諸本所無者

遺文

嘲鼾睡○澹師鼾睡時 澹師即諸葛覺

苯蕁 苯蕁草叢生貌張衡南都賦森蕁蕁而刺天西京賦苯蕁蓬茸彌皐被岡公語本此此詩似爲順宗時伾叔文弄權而作當編置正集東方半明詩前○此下諸篇方本不載

畫月

辭唱歌 此詩後半議論似欲規倣韓公然其通首辭語緻拙必非公作當刪去

飲城南道邊 公正集有送張道士序云嵩南隱者少室正在嵩南張道士意即是人

監軍新竹亭記 此篇從朱子刪去

荅侯生問論語書○踐形之道無他誠是也 孟子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濂溪周子釋之以爲聖誠而已矣韓子此說實開周子之先自來讀孟子者無人能發此義伊川謂韓子晚年文字非可易視蓋指此等又云形言其備也反身而誠則能踐形之備者耳與中庸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之旨同此等語並不盜襲前文又非鑿空杜撰蓋實有所見非淺儒所能俄測也

田公夫人魏氏墓誌 從朱子刪去

皇帝即位賀宰相啟○閏月三日 按憲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二十七日晏崩閏月三日穆宗即位此啟同正集賀皇帝即位表皆是年二月所上時公爲袁州刺史

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 方本附嘲鼾睡詩之後云此篇見文苑英華

皇帝降赦賀觀察使狀○二月五日恩赦 考穆紀其日丁丑賜文武

官階爵高年粟帛二王後及

第一等功臣家子一子官

潮州謝孔大夫狀 考異云此篇見洪氏年譜○按集後附本傳兼採洪氏年譜然所載在滁諸作獨無此篇當別求洪氏單行年譜考之

憲宗崩慰諸道疏 此篇南劍本不載今取東吳本補入吳本此下有題名七首今移前所

附錄新唐書本傳 朱子用李翺所撰行狀皇甫湜所撰墓誌神道碑舊史本傳資治通

鑑洪興祖所撰年譜程俱所撰歷官記方崧卿增考年譜考其同異詳畧附註本文之下以見公之行事本末其有未盡鄙人復綴數言于其後今因本傳載新書特標朱子考異語爲綱鄙人記疑之語又附註于其下讀者須檢尋考異原文庶不至昧其端緒

地理志有兩南陽其一河內修武 按以修武爲南陽說本漢書應劭註類

當予孫壽 考世系表類當生孺孺生說說生長君長君生增增生壽壽據此類當予孫爲增壽其五世

孫也

安定桓王茂生均均生浚暁生仁泰仁泰生叡素叡素生仲卿仲卿生會愈據此則安定王茂為公六世祖新史七世之說妄矣然公誌韓岌墓以叡素為安定王五世孫則自叙素以上茂以下史表尚闕其一世而皇甫湜為公墓誌稱公為安定六代孫與公誌韓岌異恐皇甫誤也

再考二書二書謂元和姓纂及唐書世系表王鍾以為公生河中之永樂今永樂猶有韓文鄉則其說為已誕已誕原作已詳今從陳景雲說改正陳云鍠有博洽名然其雜著中往往語涉齊諧此說亦近之南陽之為河內修武則無可疑者按方定南陽為河內之河陽其說甚當然考公之集但以河陽為韓氏世墓其自言所居則云我家本瀍穀有地介皐鞏瀍穀皐鞏皆今河南府地在洛水之陽所謂東都者是也故又有故籍在東都之句公貞元中去徐居洛為博士日謁告歸洛祭鄭夫人文叙其幼時從宦京師亦云去洛居秦則洛者乃公故居故公在洛將入京寄老成詩云我祖京師不遠其還還謂還洛也

方氏但能決新史鄧州南陽之誤卒未嘗指言公生何地余故爲引而申之

讀書 公生七歲讀書時爲

大歷九年甲寅

能記他生之所習 他生謂同堂受業諸生其所習公雖未入口早已耳熟而必記之

貞元二年丙寅公年十九始至京師 是年有出門及馬厭穀詩又外集題李生壁自言始得李生于河中與之皆未冠據此則公年十九曾至河中蓋在渾瑊尹蒲之三年想因在京窮不自存之故謁瑊于蒲因得與李生遊處此事誌傳譜皆失載特爲補書于此又公過蒲中感陽城事有係山蒼詩一首註見本篇

答崔立之書 按洪譜脫貞元三四年事今考三年丁卯閏五月吐蕃刼盟公兄御史弇爲判官被害是夕吐蕃兵臨近鎮德宗至欲出幸以避之公烽火詩所爲作也是年公始冠主馬燧家有貓相乳說四年戊辰下第後自京還洛有海水詩見外集

五年己巳有上賈滑州書 按洪譜載公歸河陽在登第後二年未第以前皆云在京然是書乃自洛入京之作若非去年還洛何緣是年獻策又有假道鄭滑一事知洪譜尚多漏畧也

六年庚午有河中府連

理頌按頌序有野夫來告等語是公親見其事而作知六年公嘗又至河中又是年嘗歸視老成于宣州見祭老成文僉知洪譜但載十年歸河陽之說爲謬七年辛未有送齊皞序按此序恐非七年皞兄映初任江西時作當係十年以前映未卒皞未第時作說詳本篇八年壬申登進士第舊史云大歷貞元間文士多尚古學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與愈從其徒遊銳意鑽仰按古人學問淵源必有所自舊傳云云實爲探本之論新史有意推崇輒行削去足徵無識然則孔子師老子萇宏皆可諱耶是年有爭臣論以歐公上范司諫書考之此論九年所作說見本篇九年癸酉與李觀共薦孟郊於張建封公有孟生詩此後公所作詩文有補洪譜所未備者其說皆見本篇十年甲戌有省試學生代齋郎議方考此議當繫十一年試宏辭下〇按公登第後九年十年十一年凡三試宏辭考十四卷學生代齋郎議諸本皆有貞元十年應博學宏辭九字可知洪譜所云十年省試卽指宏辭試方氏欲以此議繫十一年下恐其考之或未詳也贈張童子序又有祭鄭

夫人文

十一年乙亥去京師初出京有答侯繼書是冬有謝自然詩十二年丙子七月董晉拜宣武節度使辟公以行按送權生序即是年作又按李翺祭文云貞元十二兄佐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知翺從公游實始是年十三年丁丑公在汴是年十月張籍至汴公館置城西先是公年二十九得李翺是年三十又得張籍十四年戊寅公在汴有天星詩云云按答孟郊汴河贈別詩答張籍二書及與馮宿論文書皆是年作水門記又奏汴州得嘉禾嘉瓜狀亦爲董晉作但或十三年作亦未可知不敢必其爲十四年耳十五年己卯二月抵徐州按齪齪贈族姪新竹諸詩答李翺書皆抵徐後作又曉菊從任二詩是秋在徐幕夜歸作又本傳云依武寧節度使張建封按武寧係順宗所賜徐州軍額時時建封子愔爲徐州留後泗濠二州別隸淮南至元和二年以王紹節度武寧始仍領徐泗濠三州當建封時不應遠有武寧之號此新史之謬也至冬建封使愈朝正於京師駑驥吟及

何蕃書皆是年入京作

十六年庚辰是年有山石忽忽鳴雁諸詩及與孟東野書夏去徐按建封卒五月壬子公去徐當在四月之末冬公如京師將入京有河之水二首寄姪老成

十七年辛巳公在京師從調選有行難一篇為陸修作獲麟解一篇李郭嘗書贈陸修又送孟東野賓平二序又歐陽詹哀辭疑亦是年從調京師時作三月東還有將歸贈孟東野房蜀客詩是年七月有洛北惠林寺題名及贈侯喜詩又送澄觀詩是年九月作今年冬再往

十八年壬午春始有四門博士之授陳曰公十七年答楊子書有守一官且不足之語是公博士之除必在十七年非十八年愚按陳說特據舊註云爾舊註絕無他證蓋由臆說陳反引此以駁有證之洪譜愚矣說詳十五卷答楊子書下馬彙行狀又有與陸祠部于襄陽答李師錫陳商胡直均諸書送許志雍何堅二序獨孤申叔哀詞

十九年癸未是年五月有祭十二郎文又送文暢序請復國子監生徒狀皆公未轉御史時作自博士拜監察御史陳曰

唐制三院御史有缺悉由御史大夫及中丞薦授貞元之季御史臺久不除大夫皆中丞專其事公之入臺時李汶爲中丞蓋由汶薦也時同官中最知名者如柳宗元劉禹錫李程張署等俱汶所薦故宗元祭汶文云愼擇元寮吏必薪之翹惜史逸汶傳而薦事尤失傳當以宗元祭文及新史王播傳參考補正○公按百官志御史臺有臺院殿院察院三院說詳王宏中墓誌

是因嘗罷博士而別遷也

公由博士遷御史中間實未有罷免一節若云別遷他官則不應舍其現在所選之官而反署前銜若竟已罷廢則句月間又不應無故驟遷御史竊謂上李實書稱前官前字蓋衍文耳說詳上李實書本篇

是歲七月

公猶任博士

按公拜監察御史之命未知的于何月然七月猶任博士十二月已貶陽山則公立朝才百有餘日耳

獨於此書牴牾如此

按公與實書雖有赤心事上憂國志家之語蓋與上大夫言禮宜如是中所敘遞曲肖酷吏形容實與天旱人饑狀順宗實錄所書一一相符並無溢美通觀此書首尾初未嘗有一于進之語但云求效其懇懇則以實之事上不得其方欲進之以古大臣以道事君之

義也竊謂公之上書李實與孔子欲見佛肸公山同意後人資次淺狹不復加古賢人動關天下之慮輒敢妄肆詆誚余故爲論之如此具關幽之譏者定不以鄙言爲謬有御史臺論天旱人饑狀按題炭谷湫苦寒及詠雪贈張籍詩訟風伯文皆是年作十九年冬末貶官二十年甲申春始到陽山按縣齋讀書及送惠靈二師詩送陳彤序皆是年作和張十一功曹和張詩有七律七絕二首皆二十一年徙掾江陵府作洪譜列二十年下非是區冊序此序亦二十一年首春所作洪譜繫二十年誤二十一年乙酉是春在陽山有聞梨花發及梨花下贈劉師命詩二首順宗即位大赦愈爲觀察使所抑時楊憑觀察湖南說見卷二游湘西寺詩是年春公猶在陽山有聞梨花發及梨花下贈劉師命縣齋有懷雜詩四首及東方半明諸詩送區冊序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見祭李郴州文按祭文暨有秋月三數之言然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詩已有判司卑官之句祭文亦云逮天書之下降猶低徊以宿留

是公受命實在八月又留月餘始行洪謂秋末受命語猶未析自郴至衡有合江亭及衡嶽廟諸詩又題木居士晚泊江口別盈上人諸詩自衡至潭有湘中諸詩自衡至潭在是年十月又外集有潭州泊船詩赴江陵有途中寄翰林三學士詩舉行河堤上詩亦赴江陵時作

永貞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其春夏猶在江陵有答張徹諸詩答張徹詩有入學誨蝮蛉句是還朝官國子博士日作在江陵則有喜雪獻裴尚書春雪問早梅叉魚李員外寄紙筆及題張十一旅舍三詠諸作六月自江陵召拜國子博士有贈崔立之諸詩贈崔詩謂崔侯文章苦敏捷一首是年九月作又外集昔者十日雨一詩即是年冬作又有南山及送區宏南歸醉留東野薦士諸詩又公還朝後仰有為讒于相國者集中秋懷十一首三星行剝啄二行皆以是作又城南及納涼諸聯句詩皆是年作

年丁亥春公為博士有元和聖德詩并釋言感春四首亦是年春

作送陳密序亦在未赴東都以前但未定其爲元年二年耳又是年六月有盧考功墓誌公以夏末離京赴東都是年有盧於陵墓誌按苗蕃誌亦二年作三年戊子有裴復墓誌是年十月有福先塔寺題名又臨邛韓醇本謂陸渾山火詩亦是冬作四年己丑是年三月有調少室李渤題名閏三月有嵩山天封宮題名六月改都官員外郎守東都省有嵩洛諸題名按洛北惠林寺題名貞元十七年作福先塔寺嵩山天封宮題名十八年爲國子博士日作惟逕杜兼題名是年九月作洪譜槩列諸改都官後其語殊混送鄭涵校理序幷詩送涵序五年未改縣令時作說見送涵詩下洪譜列諸四年誤也又送李端公序外集尋劉尊師詩皆公爲都官日作河南府同官記此記洪譜亦列四年陳日記中既五年句乃合永貞元年言之余謂使裴與公語在永貞元年之春刻石在元和四年夏秋則可以謂之五年如公判祠部逾一年外尚未更替則云獨判二年可也今考裴語乃在元和元年五月鄭公罷相之後此云既

五年刻石則是六年公為河南令未遷職方時作無疑若云四年則距元年五月才止三年有餘何得便云五年洪譜于凡五年所作文槩云公為河南令作其不敢決定為五年者悉繫四年之下故有此誤陳又從為之辭耳

五年庚寅授河南縣令

按公拜河南令洪譜不書某月然公上鄭尚書啟自言獨判祠部二年則改令河南必在秋末冬初蓋公以四年六月為都官郎必踰一年以外始可謂之二年若首尾僅及一年不得便作此語至集中詩文的可信其為河南令作者如燕河南府秀才詩言明元和五年冬盧般誌亦明書五年十月送石處士序作于是年七月不言為河南令又數月送溫處士赴河陽始云吾輩二縣之大夫可知已入初冬又送李礎序公時為分司郎送詩乃有秋晚之句是五年秋晚尚未改官上鄭相公敀韓醇註云是冬改河南令其言必有所自洪譜凡遇五年所作詩文悉指為為令河南日作恐其未是

在河南有感春詩

按感春詩五首亦公未改縣令時作元稹乞辛夷花詩秖稱韓員外家不言河南令舍可見

河南令舍池臺諸詩

按河南令舍池臺詩有蛙黽狠籍一語恐係六年春夏所

作五年春夏所作五年春夏公尚未爲河南令也

張員墓碣 又有杜兼誌與張碣皆五年二月爲都官日作洪諸列諸改令河南之後殊混

六年辛夘遷職方員外郎是年春

公尚在河南有誰氏子諸詩 河南令舍池臺詩當移置是年之下又有李花詩二首答李渝州書

送溫造序 此序恐五年所作公寄盧仝詩六年春作詩云水北山人得名聲去年去作幕下士蒸指石生其言溫生則云水南山人又繼往不言今繼往可知卽蒙上去年言之送石生序韓醉謂五年七月作送溫生序必係是年冬作如謂溫序六年所作則去石生之辟巳隔半年不得謂之未數月矣

至京師有石鼓歌 又和盧雲夫送盤谷子送陸暢歸江南詩答楊子書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祭李員外太夫人文

七年壬辰二月乙未以職方員外郎復爲國子博士 唐制國子博士正五品上諸部員外郎從六品上以從六改正五反謂下遷又如十一年以正五品上之中書舍人改正四品下之右庶子亦云左降豈唐世遷轉法不拘階品專以官之閒要爲分乎又按

唐之文散階二十九正五品上曰中散大夫正六品上曰朝議郎考路應碑石本題銜云朝議郎守國子博士則似國子博士實止正六品百官志正五品之說恐謬五品則已爲大夫矣

舊史云愈因使過華按因使二字當從新史削去或說甚明

進學解云三年博士舊史作三爲博士洪云若云三年則自元年夏赴召至四年春尚爲博士首尾已四年矣愚按送窮文實云太學四年以此証之不當云三年且公現爲博士不應舍其現在所降之官專敘前此分教東生一事當從舊史作三爲爲是要職止于暫爲冗官則至于三爲語脈呼應尤親

贈劉師服詩贈劉詩謂七言一首其五言二首則次年作也又和崔舍人詠月是年秋作寄崔立之五七言各一首是年冬作又入關詠馬公下遷博士後追感過華時疏理柳澗一事而作

八年癸巳有答劉秀才論史書云云按是年有江漢一首答孟郊及送劉師服五言詩二首

九年甲午是年有祭薛中丞裴太常二文

十月甲子爲考功郎中依前史館修撰有與袁相公書

與鄭相公論孟東野家事書及獻鄭相公十四韻詩皆十月以後作十二月戊午以考功知制誥有爲韋相公讓官表十年乙未公知制誥是年有桃源圖詩因武陵太守一語知之又有百葉桃花芍藥遊城南十六首送李尚書赴襄陽諸詩張虞部祭文墓誌房啟墓誌爲宰相賀雪裴相讓官二表除崔羣戶部侍郎制按公知制誥二年所撰制誥惟此一篇僅存洪譜復逸之衛之予墓誌之予當作中立說見本篇十一年丙申正月丙戌遷中書舍人感春三首晚寄張籍周況示兒諸詩袁氏先廟碑皆是年四月以前作五月癸未降爲太子右庶子本傳云會有人詆愈在江陵時云云按公在江陵越今十載有餘何以向日寂然今忽作詆謗此必李逢吉惡公論淮西事異已遣其黨八闕十六子之徒廣播流言以搖上聽得因是擠諸散地耳竊疑和侯協律咏筍詩卽是年春作蓋其時謗語早已囂暴矣降官後有閑遊二首題張十八所居籤曹長盆池所植酬馬侍郎寄酒等詩又冬薦官殷侑狀樊汝霖亦云是年冬作十二年丁酉公爲

淮西行軍司馬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宏宏素塞縱陰挾賊自重先是小溵河之捷宏怒李光顏不救烏重允欲以違令誅其大將二人又惡光顏力欲撓蛾之飾名姝遺光顏宏非公忠體國之臣度上還招討避宏蓋深慮猜忌也公乘遽入汴說使用命師乘遂和厥功甚偉而論者多未之及余故特表之

祭張署文幷墓誌張署墓誌在未爲行軍司馬之先故署銜但稱右庶子祭文則在從征淮西之日洪譜殊欠曉析又稱是年八月東過華陰有華嶽題名

淮西平以功遷刑部侍郎詔公撰平淮西碑按公進撰平淮西碑文表云伏奉正月十四日勑牒則碑表俱十三年所撰洪譜類敘于十二年歸京師後尚欠明晰

十三年戊戌四月鄭餘慶爲詳定禮樂使韓愈李程爲副按餘慶傳餘慶引公及李程爲副凡損增儀矩號稱詳衷

是年有獨釣詩四首又答殷侑書或云在送侑序之明年則是年八月也

十四年己亥正月癸巳貶潮州刺史洪云據瀧吏詩公以

三月發望至曲江據謝表則以三月二十五日至潮州按潮州祭神文亦云今月二十五日至治下不但謝表云爾方欲盡刪諸本到任日期不過爲瀧吏詩南行逾六句一句生疑不知六乃四字之誤自京至潮四千餘里不須行至六句止當作餘六句瀧吏詩蓋二月下句所作說詩瀧吏本篇及題臨瀧寺詩

至韶州

寄張使君

此首卽借圖經之作當列十五年量移袁州闕張端公賀詩之後公自京之韶馳驛赴任無暇作遊覽計也

別趙子

又題楚昭王廟

鱷魚文

又潮州祭神文五首

賀冊尊號表

潮州謝孔大夫狀

十五年庚子閏正月穆宗卽位

公以今年春到袁將至韶州寄張使君借圖經及題秀禪師房皆自潮至袁日作

舉韓泰自代狀

又皇帝卽位賀宰相啟賀諸道賀觀察使二狀又袁州祭神文三首

九月召拜國子祭酒

未拜祭酒之先有袁州申使狀一首九月作也

有雨中寄張籍詩

按詩有憂麥作蛾飛一語蓋是長慶元年三四月作若十五年春夏公猶在袁州也酬馬僕射暇日言懷之作及送侯喜詩則是年還朝後作

長慶

元年辛丑按是年六月以前有黃陵廟碑洪譜誤列二年說見後又南山有高樹行猛虎行送張徹和張侍郎酬馬尚書祗召途中見寄之作皆是年春作處州孔子廟碑亦未轉兵部時作七月鎮州亂是月公始轉兵部侍郎

二年壬寅二月詔愈宣撫未赴鎮州之前有遊揚州尚書林亭詩鎮州歸後有同張水部曲江春遊和宣政衙賜櫻桃諸詩是年有次壽陽驛次太原以下諸詩按早次太原一詩非公作乃副使吳郎中作說見本篇論變鹽法事宜狀此下有重出二年壬寅四字今按前所載諸詩序狀皆二年作添此四字似皆元年作矣其爲衍字無疑是年四月有送桂林嚴大夫詩六月有和裴僕射感恩言志及朝迴見寄二詩九月轉吏部侍郎九月字誤恐當作四月是年有黃陵廟碑按碑文明書長慶元年署衙止稱國子祭酒其爲未轉兵部時作無疑因岳守張愉于七月以後勒石故碑首署銜稱兵部洪譜列諸二年蓋爲石本署衙所誤

三年癸卯六月以吏部侍郎爲京兆尹未爲京兆

以前有早春呈水部張員外二首又祭侯喜文署銜稱吏部侍郎亦未爲京兆時作十月癸巳爲兵部侍郎庚子復爲吏部侍郎神道碑云復爲兵部侍郎銓不鎖人吏爲選父七十母六十身七十按碑文兵字當從朱子說定爲吏字選下脫一人字疑上句人吏人字即選下脫字之錯簡上句銓字亦係錯簡當云復爲吏部侍郎不鎖銓吏選人父七十云云如此乃順然身七十下語意未了疑尚有闕悉與三刹取才財勢路絕考異云三利取才未詳其義疑銓法有此語愚按三利恐當作書判唐以書判取士凡試判登科謂之入等選未滿而試判三條謂之拔萃中者即予官公選士專憑書判是爲書判取才以財勢求官者皆不取是爲財勢路絕三利字因板本漫滅致誤公爲京兆有舉馬總自代狀云云按南內朝賀歸呈同官及朝歸詩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皆是年秋作是年有羅池廟碑云云又有示爽詩送楊少尹序皆是年冬作四年甲辰二月有王仲舒碑按當云墓誌仲舒以二月葬公先爲墓誌其作碑文悉又

在之後二月　四月有張徹墓誌按外集有請遷玄宗廟議是年五月穆宗新主入廟時作八月有孔戣墓誌按玩月詩是年八月作又樊宗師誌亦是年作至班固以下不論也公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從不道班固一字

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書貴具知人論世之識昔人云註詩誠難正謂知人論世難耳余讀昌黎詩私為考論其世凡德順憲穆四朝行事及公畢生遭際履歷一一恍然如見世稱杜甫詩為詩史公詩皆有為言之此言殆可移贈因念昔人註詩誠難之語惟深心考古者乃能喻此非淺學所能率道也然則孟子之言直吾人讀書

之準的否但掠其影響謂之不讀一書可耳會余著讀韓附錄一冊稍補洪氏年譜所未備錄既成帙遂書其後如此癸卯正月穀日書

先子自幼誦法昌黎編摹五十餘年隨時考訂註記書額功力最爲專久庚子以後歸里杜門始以餘閒比次成帙又復刊繁就簡稿凡三易丙午六月病爲時揮汗擁書猶手自筆削無倦容至二十五日病不能興乃爲輟業易簀之前一日呼不孝尚繩至卧榻前語以順宗實錄四有戊午二字宜改某某時已氣喘舌撟聽之殊不甚了了矣嗚呼

先子之於是書葢所謂性命以之者也不孝兄弟
愧不能讀父書又以貧寒無力不克早爲刋布用
表畢生研究之苦衷撫兹先澤誠不禁涕泗之交
流也丁未六月望日不孝男尚珏泣血謹識